

# 最初 的 勝利

## 文藝生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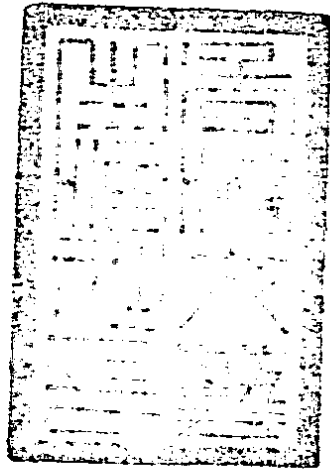
第一輯

執筆者

---

杜	魯	思	文	黃	遠	孫
埃	莊	慕	俞	繩	征	鈿
袁	葉	馮	陳	戴	寒	徐
水	靈	亦	殘	望	波	遲
拍	鳳	代	雲	舒		

文藝生活社



文藝生活叢刊

第一輯

最 初 的 勝 利

執 筆 者

---

杜	魯	思	文	黃	遠	孫
埃	莊	慕	俞	繩	征	鈿
戴	葉	馮	陳	袁	徐	寒
望	靈	亦	殘	水	邊	波
舒	鳳	代	雲	拍		

文 藝 生 活 社 出 版

# 目錄

## 短評

我們要暴露・我們要諷刺…………… 思慕〔六・七〕  
「純文藝運動」…………… 袁水拍〔八三・八六〕

## 小說

深黑的夜…………… 孫鈿〔四四・六三〕

三光鎮…………… 寒波〔三一・四三〕

## 詩

農民最初的勝利（M・G・費賽德思作）…………… 戴望舒〔一・五〕

龍溪的阻塞…………… 遠征〔七〇・七一〕

休息…………… 陳殘雲〔一八・一九〕

病中…………… 陳殘雲〔二〇〕

論文

魯迅與文藝

文俞〔八·一七〕

詩·大眾化的前驅

黃繩〔二一·三〇〕

論作家的再教育

杜埃〔二二·二〇〕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盧加斯作)

魯莊〔六四·六九〕

英國作家與政治(C·台劉易斯作)

袁水拍〔七三·七七〕

戲劇

白瀉疫(喀來爾·察貝克作)

徐 遵〔九三·一〇三〕

介紹

序珂勒惠支畫冊

葉靈鳳〔八七·九二〕

華理士傳

馮亦代〔七六·八二〕

# 農民最初的勝利

M·G·費囊德思  
戴望舒譯

西維思推那個農民，

正在那兒發言。

農民們小心留意，

團團地擠在他旁邊。

風帶來不幸的消息，

說西班牙已經大變。

保王黨又捲土重來

把他們的命運作踐，

蹂躪他們的辛苦和希望

所凝聚成的阡陌禾田；

在老祖母的記憶中，

保王黨是多麼陰險。

他們的妻子，兒女，

和他們的家園，

都要給那些前來的保王黨，

作戰爭的掠物，可以斷言。

這千思萬慮

都把西維思推隊長熬煎，

叫這個正直有爲的人

整個靈魂都倒倒顛顛。

一個鄰舍高聲地

對西維思推說道：

『要保衛咱們的家，

咱們就拿起鋒刀！』

『跟他們的兵器去鬥，

這種兵器已經不可靠！』

在外邊，在街上，

最初的槍聲已聽得到。

那就是鎮上的法西斯蒂，

他們在那兒動手騷擾。

於是那響亮的聲音又說：

『隊長，咱們怎麼辦纔好？』

西維思推想了想打定主意，

斷然決然，有隊長的風標。

在侯爵的府邸裏，

兵器等待着手爪，

高貴的戰士的手爪，

正義的戰士的手爪。

那侯爵的府邸，

離那兒有十幾里之遙。

黎明的晨曦，

已在窗上閃耀，

勤勞的鳥雀在歌唱，

月亮已經下去了。

農民們高高興興

即刻動身把路跑。

山，河，和磨坊，

已經都在後邊拋。

他們的聲音多麼嘹亮！

他們的話語多麼高傲！

『頭一枝步槍該給我！』

『我還是拿獵槍的好！』

『手槍可要歸我！』

說着說着就到了。

沒有抵抗，不用鬥爭，

他們就把兵器拿到。

他們的手指間裝飾着

一排排的子彈，不知多少。

他們是這樣地快活，

他們是這樣地歡笑，

竟把那侯爵夫人

和她的女僕們的性命饒了。

那裏的男子們都已逃走，

到保王黨那兒去報到。

那些農民們祇說了一聲：

『多麼糟糕！』

於是那些農民們

就走上了回去的大道。

那些步槍在他們手裏，

跳着優美的舞蹈。

渴望了那麼許多夜的公理，

現在是就要來到。

岩石，樹木，江河，

牲畜和田裏的溝道，

在和他們的進行一接觸，

好像就有了生氣，蹦蹦跳跳。

在早上，他們一定互相認識，

像親兄弟一般地好！

於是他們撲到村鎮去，

那村鎮是只等他們來到。

步槍滔滔地發話，

把耳朵也震聾，聲音真不小。

他們用不着費什麼勁兒，

交戰的時候沒有多少！

那縣長，沒心腸的貪官，

現在已經性命不保，



此外還有聽他指揮的

那些巡丁軍曹；

還有四五個叫做法西斯蒂的

有家財的富豪；

還有那荒淫的教士，

和他的侍妾那個小風騷。

於是人民被救贖了出來，

從這傳統的橫暴。

在交戰完畢的時候，

戰士們便都走到

那廣場的中央，

圍聚在那兒，靜悄悄

聽那剛正有爲的

西維思推的報告。

「現在咱們怎樣辦，西維思推？」

「弟兄們，聽我說，不要鬧。」

那些打過來的保王黨，

他們人多，我們人少。

這兒，我們的戰爭已結束，

可是在我們的西班牙，你們要知道，

還有一個更大的戰爭，

是在等待我們，又向我們呼召。

放了我們的牲口，

讓牠們自由去吃草。

把我們家裏的人，

送到別的地方，要安全可靠，

保全我們的紀念物，

把我們的門鎖牢，

等這場「舞蹈」完結，

我們再回來逍遙。」

這番話大家都覺得有理，

大家都開顏歡笑。

西維恩推真不愧是  
一位隊長，正義崇高。  
在山的那一面，  
無產階級的同志們，

緊握着拳頭，  
唱着歌，在等待他們，  
要繼續去鬥爭，  
一直到能做太平天下太平人。

## 我們要暴露，我們要諷刺

思慕

對於漢奸，動搖分子——特別是汪派漢奸，我們要暴露，我們要諷刺，因為我們要鬥爭。

不錯，汪派漢奸的言論，無論是降表也好，招降書也好，他們的舉動，無論是到東京去朝覲也好，在滬西開豬仔會議也好，本身就是一種暴露，一種諷刺。由鄭孝胥趙欣伯到繆斌陳羣，再由繆陳到汪精衛周佛海，越是扭扭捏捏地掩飾自己的醜態，便越暴露出自己的醜態，越要詛咒人，對自己的諷刺也越殘酷了。像汪精衛的在粵廣擴演說詞，周佛海的獨白「回顧與前瞻」那樣，漢奸的自嘲已到了「茶化」（日語滑稽化之謂）的地步。

不過，我們還需要把他們漫畫化，戲劇化，把他們刻畫入微，繪聲繪影，把他們裝點成戲台上的小丑，在睽睽萬目之前，一屈膝，一媚笑，都燃起億萬人的憎恨之火。

而且，汪逆之流確供給着我們以絕好的漫畫和喜劇的題材。比方周佛海自鳴得意的「低調俱樂部」，真可算是一個天造地設的喜劇的名稱，由牠的暗示，我們的想像力也會豐富起來。試想像一下，在南京陵園新邨的邸宅中，一個「面白無鬚」的「先生」一個痴肥的「積世老婆婆」一些自命不凡的政

論家門勝則詛咒門敗則喜的情形是怎樣一副尷尬相又試想像在秣陵失陷的前一日「於淒風苦雨愁雲慘霧之中，「落葉」詞人驅車到陵園，含淚」對着紅牆綠瓦的陵園新村，「所謂倉皇辭廟的悲慘情形，」是怎樣一副「可哀相。」

不獨大漢奸的形形色色是活現的丑角嘴臉，即使小漢奸的一言一動，也未嘗不是莫利哀劇中的科譏和姿態。比方一個豬仔代會也曾替自己辯護道：

「在汪先生發出艷電時，我還反對他，但是，我後來想了三天三宿，我覺得這條路的確是走得通的。」以後，他逢人便欣然說道，「你知道嗎，汪先生快組府了。」

天呵！好一個「三天三宿，」人獸關頭是要這樣長的時間才能決定嗎？

像這樣的可憐，可笑而實可鄙的聲口和舉止，只要稍爲留心，俯拾即是。怎樣把牠們深刻地暴露，尖銳地諷刺，使一切漢奸無所遁形，那就靠文學的手腕了。

如果歌頌我英勇的民族鬥士的「英雄詩」似的作品是抗戰第一期的代表作，現實主義的，諷刺的，戲劇化的小說，舞台劇或電影劇本，應該是第二期抗戰文藝的寵兒罷。

我們要暴露，我們要諷刺，因為我們要鬥爭。

## 魯迅與文藝

文 俞

人生的終點就是墳，是無可逃避，也無須指引。跑長路的人，戰鬥的人，不是不覺得；然而他們知道路還跑不完，戰鬥還不能停息，因此他們跋涉着戰鬥着，竟然不知墳已在他的面前。這是勇者，是真正的戰士。

魯迅先生，這位韌性的戰士，戰鬥着，擲出他的投槍向那陳舊的障礙物，要取得那火，使人間大放光明。戰鬥是持久的。距勝利的凱旋還遠。他，雖然一向沒有戰敗，可是死的來臨，使他終於放下了他的投槍，這是勇者，是真正的戰士。

三年了，魯迅先生之死，他把他的戰旗，放在我們的肩上，那是極沉重的。他留下了龐大的遺產，好讓我們學習怎樣跑路。「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這是魯迅先生的遺言。然而有誰能夠忘却？就像我，這淺薄的文藝學徒，也想誠心的向這位巨人學習，在他的遺產中吸取一點滋養。似有所得，不覺欣然，寫記下來，固知太不自量；但也好作為對這位偉大的先行者的我的崇敬。

### 叛徒的戰鬥

魯迅先生，有人說過他是「封建遺孽」，「有閒的資產階級」；然而他實在是個階級的叛徒，也是個階級的鬥士。

他，從舊壘中來，他看見「吃人的禮教」；他看見「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華蓋集：忽然想到）；他又「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華蓋集：長城）；他看見「正人君子」的「公理正義」；看見屠伯們的兇險和青年們的血……於是，他憎恨，他憎惡這醜惡的本階級。然而，他究不是人道主義者，不肯作托爾斯泰式的說教；也不像「布爾喬亞的憎恨者」福樓拜和他的同病者們，只彷徨無路的叫喊出他的憎憤。他奮然決然地吶喊，戰鬥，把本階級當作強敵，「反戈一擊」，想要制它的死命。他又明白地說：「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因而他便踏上這有「將來」的戰鬥之路。

他這一生有了這麼多的戰績，在他的本階級言，是叛徒的暴行；在新興階層看去，則是戰士寫下了光榮的史頁。因為他是個叛逆的鬥士，其受敵往往愈多愈烈，因而鍛鍊就他的戰術：那是勇敢和韌性。

他是真正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因為「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墳：論睜了眼看）；而「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無論愛什麼——飯，異性，國民，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血書，章程，請願，講學，哭，電

報開會，輓聯，演說，神經衰弱，則一切無用」（華蓋集雜感）從他這些話，那就知道戰鬥要的是勇往，執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是魯迅先生的戰鬥的格言。因而他以為「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墳論睜開眼看）他並自己作為一員「兇猛的闖將」遺留下來的就是他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

他知道舊壘的破壞，不能求急功近效，須有不斷的戰鬥，不妥協，不灰心，那就是韌。他慨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華蓋集）這個與那個。眼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有的高陞，有的退隱」向舊壘發了幾槍，得不到一個大破壞，而時光的流駛更會湮沒了戰痕。他痛惜，他不灰心，他敢於「韌性反抗」敢於「單身鏖戰」。這「韌」字，也就是魯迅先生戰鬥的格言。他早就說過，我們「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墳擲拉走後怎樣）他自己也就留下幾片鐵甲披在身上，赤膊上陣他是反對的。當他領導進步的文藝運動時，一樣的主張「韌」。「在文藝戰綫上的人還要韌」。「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二心集對左聯的意見）這一種韌性戰術，魯迅先生以殺退一切反動者和叛變者，使新文藝的進軍壯大而威猛。

## 現實主義者

談到魯迅先生的藝術。他要正視現實和人生，剖析他人也更多的剖析自己，看得廣更看得深。現實和

人生使他憎，使他愛，使他反抗。他和現實處在鬥爭狀態，引起了想要駕駛和重新創造那種現實的強烈的要求，因而他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的創作，便是當時現實的反映，和典型人物的創造。每一個現實主義者都如是的，想要把他的藝術影響，針刺，推動，改革社會，服務於人類。魯迅先生不會例外。他要把文藝去改變國民精神，而拋了醫科不學，這在吶喊自序中說過的。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一文裏說得更明白：「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藝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造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他是這動盪的，可變革時代的現實主義者，所以他是痛苦的。要從黑暗中突圍，然而黑暗又是這麼濃厚。因而他寂寞，他吶喊，他彷徨，他求索。這是現實濤潮的起伏在他的人生史頁刻下的印痕。當他覺得孤單而不能作戰時，他寂寞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他和「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他吶喊了。「小改革」的浪潮過去，祖傳老例，國粹想活埋所有的人家，周圍有着長城圍繞的時候，他彷徨了。然而他不逃避，他不妥協，他「將上下而求索」，要找尋他的路。他要走路，縱令前面是墳，也得不回頭地走。「我只得走。回到那裏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野草過客）

他終於找得出路，知道究竟是誰才有將來。於是，魯迅先生成爲一個革命文學家。然而他却反對當時



的革命文學家。因為他是個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執着於現在，正視現實。

他因而反對當時革命文學家的「超時代」，以為「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在，怎麼離去？」（三聞集：文藝與革命）他可惜「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為敵人的底細……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二心集：上海文壇之一瞥）。他認為一個革命文學家，要和實際社會鬥爭接觸，不要關在玻璃窗內，才不至碰碎在現實上。革命是現實的事，不能存有浪漫諦克的幻想。這一切，只有執着現在，正視現實的文學家才優為。

他因而反對新月派主張的「文藝的無階級性，和所謂「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因為「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現『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通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他因而又反對「第三種人」的「藝術自由論」和「為文藝而文藝。」因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上是沒有的」（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一切偉大的作家，一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纔於將來會有意義。」

他因而又反對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因為他們提倡者看錯了當前的敵人，變成帝國主義者的尾巴。

他因而又反對沖淡幽默的小品文。因為「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羣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慘目，所要的也是聳立於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的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着什麼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小品文，要的是匕首，是投槍，或給人「愉快和休息」而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現實主義的文學家，是敢於觸視現實，察看人生，於是他便不能無視人世間的苦痛，也容易看見誰趨向死亡，誰正在抬頭興起。在這二十世紀的尖銳階層對立的形勢下，現實主義的文學家一定要成為革命的文學家，魯迅先生證明了這，高爾基，巴比塞，罷曼羅蘭，馬爾洛他們也證明了這。

### 橋梁和泥土

魯迅先生，替中國的藝術之園，盡了不少力氣，灌溉了他的奶和血。他這偉大的精神和勞作，表現於他的甘作橋梁甘為泥土。

現在，是到將來的橋梁；老年人又是青年人的橋梁。在進化的鏈子上，人和一切事物都不過是「中間物」。我們的文藝離開美善境界很遠，則每一個作家「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寫在「墳」後面）。我們又常聽見喊要有「偉大作品」和「天才」出現，然而偉大作品的產生先要有它的根基，天才

的出現必有待於泥土的培養。「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專在人爲，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酬報，譬如好花從泥土裏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鑑，泥土也可以欣然賞鑑，正不必花卉自身，這纔心曠神怡的」（墳，沒有天才之前。）因而魯迅先生不肯以其造就而矜誇，反以爲他的作品應該和光陰偕逝。這是他的謙虛，也有他的深意。自甘作橋梁，爲泥土；也希望更多的人作橋梁，爲泥土，使這藝術的園地長出好花來。一切誇張和自期不朽則無用。以幼稚二字抹殺作品，以天才二字誣誘青年，則加以深刻的批判。孩子的母親不因孩子學步的幼稚，而任他躺在床上的。

魯迅先生的唯實的精神，是現實主義的精神之一。因而他反對亂掛招牌而尊重研究，他以爲「中國文藝界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介紹這名詞的涵義，而各以其意爲之」（三閒集：篇）主張「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氛圍；並主張發展翻譯。「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於新文學的發展却更有成功，於大家更有益」（三閒集：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他敬愛精勤的翻譯者；而對於剽竊西洋的東西，捧一二外國名人作幌子，以驚世駭俗，欺世盜名之流，則加以譏笑。他自己就首先介紹新興的藝術理論到中國來，做發展新文藝的泥土。

在翻譯上，爲要做從「無有」到「較好」的橋梁，便主張「直譯」「重譯」。他說：「暫時之間，恐怕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文本，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吧。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在所請

「圍剿」翻譯的年頭，他一手把敵人打跑。這看見了甘作橋梁和泥土的精神的發揮。

在文藝批評上，他反對廣告式的批評，反對抹殺一切的批評。他說：「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地下，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設不足以謝天下的。」（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而批評家只做了某一文學社的「御用」批評家，只知打擊別人的，則更喪失了意義。批評翻譯的書籍，則反對只指出錯處，不說它的好處。反對這些批評，為的是有礙於甘作橋梁和泥土的精神的發揮。他主張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希望有「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關於翻譯的書籍的批評，希望人做「剝爛蘋果」的工作，不要因蘋果有些爛就拋到筐子外。

他鼓勵青年創作和出版。「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樣樣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他不憚勞苦，替青年修改原稿，替他們介紹文稿。同他們經營出版，精神物質，兩無愛惜。他以為肯印書的人是一「呆子」，「在唯利是圖的社會裏，多幾個呆子是好的。」他說。這又是甘為橋梁和泥土的精神的發揮。

他一手開拓了新興木刻的園地，用全力紹介木刻，並保護移植過來的幼小的苗芽。他給打擊「連環圖畫」者以打擊，並以爲「連環圖畫」可以產出開密朗該羅和達文希來。現在，木刻的新苗已茁壯了，然而誰也不能忘記魯迅先生之作橋梁和泥土。

甘作橋梁，甘爲泥土，是魯迅先生的精神，也是他希望於我們的。不要空喊「偉大作品」，不要要求天才出現吧！還先得作橋梁，爲泥土。魯迅先生說過，泥土也有偉大的地方，有大希望的地方，也有報酬。

## 文藝統一戰線

在民族大災難中，政治上的統一戰線的號召，自然爲進步的作家所響應和實踐。魯迅先生是「無條件」的加入這戰綫的。我們在他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一文中看到他的主張。

他說：「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爲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魯迅先生對於文藝統一戰綫的見解，還有其他提示。他說過：「每一革命部隊的興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够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的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他贊成作家各各運用自己的武器，發出「匕首的閃光」，「只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就自

然而成了聯合戰綫；」如果互相牽就，則形成了「浩大而灰色的軍容，」便無用於戰鬥。（見華蓋集通訊）

那麼，魯迅先生對文藝統一戰綫的見解是：作家最廣汎的聯合；發探自己的性能；不要互相牽就而成「和平中正，吞吞吐吐」把隊伍在行進中弄得純粹而精銳；不要忘却互相批判的論爭。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所發的子彈，一樣能制敵死命；而退伍，落荒，頹唐，叛變之徒，却不能不剔除以免礙進行。魯迅先生有長久的戰鬥經驗，他的對文藝統一戰綫的提示，給我們以行進的燈光。

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

——淡淡的血痕（野草）

休息

六十里崎嶇的山道

從黎明

到薄暮的黃昏

倦怠了

坐在空曠的草野上

像一羣懶惰的野貓

在無力的夕陽下

瞌着昏沉的睡眼

肩膊拚着肩膊

包裹隨地丟放

槍呀

在我們底臂膀上

無目標地指向

指向

西墜的落日

指向

東方的羣峯

指向樹林

指向郵莊

但明朝啊

殘雲

每一個戰士底心

和愛惜着底槍

都在同一的標的上

瞄向

那毒害人類的日本強盜



病中

殘雲

跨過了遙遠的曲徑

門外

來到這山下底郵鎮

號角頻頻地催

今日

同志們速整戎裝

變作出征之前

而我啊

病弱的病馬

却躺臥在床上

我病了

悄悄地追想着

在塵土漫天底異鄉

砲火下的田園

砲火下的母親

## 詩·大衆化的前驅

黃繩

不要說把詩作爲文藝大衆化的前驅了，就是

把「詩」和「大衆化」連起來，也要引起一些人的鄙夷和

不滿。不是有人反對過而且反對着詩歌

大衆化嗎？他說：「我不承認詩能大衆化；即使能大

衆化，也沒有什麼好處和價值，因爲即使大衆化了，

大衆也不會喜歡讀詩。」原來他不是根本否定詩

歌大衆化的「可能」，而是肯定了詩歌大衆化的

「不應該。」

爲什麼「不應該」呢？因爲沒有「好處」沒

有「價值」，爲什麼沒有好處和價值呢？因爲大衆

不喜歡讀詩，因爲「詩在今天的世界上本已走到

末路，成了少數人的東西了。」

他無視了大衆對文學的迫切的要求，大衆把

古舊的作品拿來療飢止渴這事實。他也錯認了詩

成爲少數人的東西，是詩已走到末路。他不清楚「

在今天的世界上」何祇詩，所有文藝差不多都成

爲少數人的東西，這不是文學走到末路，而是階層

社會給予文學的限制性。隨着社會的向前發展，文

學將在更高的基礎上，再成爲大衆的東西。詩歌大

衆化，文藝大衆化的實踐，便是一個先覺，一個推進

社會，推進歷史的先覺的運動。

在這時候來提詩歌大衆化，爲的是要把詩歌

作爲宣傳的武器於，是反對者的說法來了：「有些詩人太熱心了，寫詩時心裏就先打定下主意，打算這篇詩出去便可以激動許多讀者的抗戰情緒，我以爲這種寫作的心理完全錯誤了，……其實以宣傳爲目的的小說與戲劇已經不會成爲好的文學作品了。這是因爲作者的心理根本不是文學創作的心理，而是政治心理的原故。至於拿詩來作宣傳，簡直是自費力，不可能。」

倍林斯基在論果戈理的小說中，說到創作過程的問題。認爲創作的能力，是自然的偉大賦與；基於創造精神的創作行爲，是一個偉大的秘密，創作的一瞬，乃是偉大神聖行動的一瞬；創作是無目的而又有意識的，自由而又依賴的。

他認爲藝術家感覺到創作的需要，這需要的來臨是突然的，不及料的與唐突的，而且完全與他

的意志無關。與創作的需要相應而至的還有一種思想，她隱藏在藝術家的精神中；她捉住了他的精神，壓抑着他。藝術家拾取這一思想，是不能任意選擇的，是不自由的，他并不能將牠作爲思攷的理智之對象而拾取牠，而是用自己的感覺來接受牠，這感覺是具有深刻與神秘意義的一種極可驚異的預感。

這種說法，大概是文藝宣傳反對論者所最服膺的吧？所謂「文學創作的心理」，大概就是意味着那異於思攷與理智的「感覺」——具有深刻與神秘意義的一種極可驚異的預感了吧？然而倍林斯基這種個人主義的說法，由於牠是當時文藝創作不自由和仕奉貴族的主張的一個反動，因而成爲具有革命性的文藝主張。在現世界，我們站在被侵略者被壓迫者的立場，襲用這種理論，却成爲減貶戰鬥力量的自由主義者的說法。

所謂要把詩歌作爲宣傳的武器，並不是「寫詩時心理就先打下主意，打算這篇詩出去便可以激動許多讀者的抗戰情緒」這樣簡單。却是要投身於戰鬥，投身於羣衆，悲羣衆之悲，喜羣衆之喜，體得羣衆戰鬥的力，自己也自然地傾赴於戰鬥。有

這爲前提，然後作者的文藝宣傳的意識活動，才有實際的着落；然後作者的創作活動，才和他自己的意志自然地融合。他寫他關心得最熱烈的東西，他寫他了解得最透澈的東西。那裏便包含着他的熱情，他的心力。若果拿所謂創作的心理和政治的心理來說，那時他的心理，是創作的心理，同時是政治的心理。他用「心」去寫，而構成這「心」的生命的是政治性的血液。

在現世界，祇要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他的創作必將服務於其政治思想。一心一意盼望着王政復辟，在政治上是一個保王黨，而筆下的人間喜劇却

指示着新興資產階級的隆盛，這樣的巴爾扎克，在階級矛盾格外尖銳，政治分野格外明顯的今日，是不會再有的。政治和創作已有了定命的一致的聯系。所謂以文藝作爲宣傳武器，不過意識地提高文藝的政治作用而已。

所以，反對詩歌大衆化，以詩歌不能作爲宣傳工具爲理由，是錯誤的。反之，詩歌要成爲有力的宣傳武器，因而要大衆化。詩歌大衆化的提出，完全反映着現實的要求。

詩，不特有大衆化的可能和必要，而且應該成爲文藝大衆化的前驅；牠具備了作爲這樣的前驅的條件。

「詩底特質是對於現實關係的藝術家的主觀表現，藝術家對於客觀對象所發生的主觀的情緒波動，主觀的意慾；這和以把握客觀真實爲目的的小說戲劇不同。」簡言之，詩是藝術家的主觀情

緒的直接流露。祇要那情緒是真實的，是產生在對於對象的正確認識基礎上的，牠便能給予讀者比較強烈的感動。在文藝的諸樣式中，詩歌將使大眾獲得較多的鼓舞，較多的愛慾。

詩原就是文藝的最初的形式，「先民」是首先以詩的形式來創作文藝的。詩在後來才成爲文人雅士的專利品。在我們中國則有什麼格律對偶，四聲八病，一心一意要詩和大衆絕緣；然而在大衆中，却自然地創作着他們自己的詩的形式：歌謠。他們用着詩的形式來發抒他們的喜悅，他們的悲哀，他們的抑鬱，他們的牢騷。所以詩的形式一向是和大眾比較的接近。在大衆化的路程上，詩歌是最有可能走在前頭的。

詩是有節奏，有韻律的。這節奏和韻律，便是詩人主觀情緒的波紋。所謂「既有言矣，則言之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

而不能已焉。」而這自然的音響節奏也就成爲引起讀者和聽者的愛慾的一個重大因素。文藝作品流行於大眾中，大眾多半沒有冀求從那裏獲取知識，認識現實，而是要從那裏激起自己的情緒，作爲一種生活的調節。所以那一類文藝作品，差不多都是有節奏和韻律的。從這裏我們便可以知道，爲什麼詩歌朗誦是詩歌大眾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動力，因爲詩歌朗誦，便是藉着詩作原有的節奏，原有的韻律，通過朗誦者的口音和表情，肉迫地打動大眾的心弦。由於小說沒有具備節奏和韻律的條件，詩歌朗誦的力量要超過小說朗誦不知多少倍。在文藝諸樣式中，一定是詩歌最先走進大眾的隊伍裏。

文藝是語言的藝術。詩歌的語言更是最純粹，最藝術的，然而所謂最純粹，最藝術，絕對不是說要雕琢，要粉飾。要雕琢就不是藝術，要粉飾便不是純

粹。所謂最純粹的，最藝術的，就是「最生活的」；  
「最能表現生活的「滋味」，生活的「步伐」的，  
因而大衆的。

艾青說他在一家印刷廠的牆上，看見一個工  
友寫給他同伴的一張通知：「安明你記着那車子。  
」說這是美的，寫這通知的也該是天才的詩人，這  
語言是生活的，却那麼新鮮而單純。這樣的語言，能  
比上我們的最好的詩篇裏面的最好的句子，又說  
他想起一張影片裏幾句無關重要的話，是一個要  
和愛人離別的男人說的：「不要當做是離別，只把  
我當做去寄信，或是去理髮就好了。」說這也是屬  
於生活的，却也是最藝術的語言；詩是以這樣的語  
言爲生命，才能豐富的。詩人艾青已道破了詩的一  
個秘密，指正了詩的一條正路，大路。

在近時的詩作裏面，我們已經能夠找到一些  
大衆的生活的語言，也就是純粹的藝術的語言。柯

仲平在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裏有幾句：

黑炭說：

「那算什麼呢——」

我到樓下先吃兩碗麵，

你們有會各自開。」

這是大衆的，同時是美的。這是真正工人的話語，牠  
表露了工人的堅決，慷慨，豪爽，和勇壯，他在邊區自  
衛軍裏又有這樣的幾句：

最後才下了一個判斷，

這判斷，好比天外飛來一座山，

叫人想捨不能捨，

要推翻，無法推翻。

用「天外飛來一座山」來形容「鐵的判斷」，新  
鮮而單純，明確而生動。除「判斷」一詞，在大衆裏  
面還有問題外，這樣的詩句是大衆化的先頭部隊。

自然，對於一切文藝作品，我們都要求「最生

「活」的語言，要求「最簡單，最通俗，最易了解，而同時又雅緻的表現形式。」而由於作品的形式，作者努力的歷史諸關係，詩將最早達到這個境地。

現在大家都承認利用舊形式，是大眾化的路線。作家要能「迎合老百姓」，「能拋棄自己比較熟習和專長的，也就是在專門的意義上比較高級的那一套，而探求新的，自己沒有駕馭得慣的，也就是不一定弄得好的另一套。」然而在這裏，也是詩歌比較上佔了便宜。在大眾中流行的舊形式，以詩的形式和類似詩的形式佔多，因而作者以詩的形式去容納和吸收舊形式的語言，音節，神韻，特色，一切可貴的藝術的質素，是比較的容易。

再從實際上觀察，在詩作中，已有了正確地利用舊形式的大眾化的作品。張振亞說：「邊區自衛軍底作者，在利用舊形式時，由於對於批判底意義底把握，由於對於形式與內容之綜錯微妙關係的

了解，由於對於藝術製作底複雜細緻過程與藝術製作底形式內容渾然一致性的領悟，跳過了這誤解（指對於利用舊形式的機械的理解——細）底泥潭，使邊區自衛軍成爲批判地接受舊形式底胚胎裏產出的優秀孩子。」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則是邊區自衛軍的姊妹篇，用得着張振亞的同樣的評語。

自然，這兩個作品，不能算是利用舊形式的詩作的標本，裏面好些未經洗鍊的生澀的語句，減低了詩作的藝術價值；然而裏面也有好些語法，語彙，音節，很有「舊味道」，很有大眾的色彩。如：

因此有的逃西安

逃武漢

武漢西安不保險，

有的人還決意逃雲南；

聽說「雲南四季無寒暖」

隋·人鬻萬重高山。

又如：

韓娃爲人強似銅，

打起來，

噹噹響，

用起來，

硬邦邦。

又如：

韓娃的喝聲

不像在高山打鼓。

像在翠崖之間打炸雷。

再如：

天陰，風冷，

遠處燈，昏沈沈——

老劉專從小道走，

只恐路上遇熟人。

從上述幾點理由，我們肯定了，詩，是大衆化的

前驅。詩人，歌手，便是開拓大衆化之路的先鋒。詩人也敏感而勇往，他們心願地要肩担這先鋒的艱鉅。

在大衆化的途中，已有了詩作的石塊。一篇反對詩歌大衆化的論文出現，我們看到詩人的「羣起而攻之」。然而就一般說來，詩人的大衆化的實踐，還是太不夠的。有些詩篇實在太文縷縷了。一位詩人寫漁家的不幸，有一段却是這樣的：

等到月照波心，

幻出萬條銀蛇，

槳打潮回，

聽孤村更鼓三下，鷄鳴頭次。

於是盪槳歸來，

悠悠過蘆荻沙渚，

水鳥也是相識的，

迎着漁舟歸來，

嗷嗷地訴一串細語，

這是新詩歌嗎？這是大衆化的詩歌嗎？不，這是詞，宋



人的詞，柳耆卿的樂章集裏面的一頁。一位詩人歌

詠武漢，有一節是這樣：

不須登上黃鶴樓，

作人間的滄桑感，

不須對江上的浮雲，

嘆芻狗的變幻。

我重來，

不是爲了好風光。

暮春三月的江南天，

雜花生樹，

鶯飛草長，

前四句的什麼「滄桑感」，什麼「芻狗」，都太古

也太陌生了。後三句竟用了丘遲答陳伯之書裏面

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了。

我們不了解，在大家強調着詩歌戰鬥性的今日，爲

什麼這位有名的詩人，却這樣的「舞文弄墨」，馴

竊古書。」

好些詩人，雖然口口聲聲反對着什麼新月派，

現代派，反對他們的唯美，象徵，等等；然而自己却想

盡方法去找尋一些美麗的，飄飄然的詞藻，句語。我

翻開一本詩刊了，請看青年詩人排下來的「珠璣：

「迷離的五月風」，「征影」，「潑泣」，「妖星

般的」，「慘淡的虛綫」，「典型的野蠻」，「歷史

的劫難」，「媿媿地縷述着」，「宮女幽魂」，「古

道無言」，「絮絮哀言」，「淚眸」，「幽邃的桑陌」，

「崎嶇的山徑」，「蒼蒼的雲團」，「流水淙淙」，

「蒼鬱的椰林」，「崔巍的峯頂」，「戀戀的癡望

着」，「羅浮山的新月」，「西樵的杜鵑紅」，「稔

熟的門檻」，「忡忡惶惶」，「怨艾的少婦」……

我就不再抄下去了，詩人是用了這偽美麗的

語言來掩飾他的作品空虛。像上面所列的，多是

死去了的文言的字眼，這些死去的字眼，散文家也

死去了的文言的字眼，這些死去的字眼，散文家也

要避免使用，而詩人却視爲異質，這是什麼，這是悲哀！「大衆化」祇掛在好些詩人的口邊，却不放在他們的筆下。

大衆化不單是形式的問題，同時是內容的問題。一定是描寫大衆的專情；參加大衆的生活，作爲大衆的一員，發抒自己的同時就是大衆的情感，形式才能走向大衆化，才能有真正大衆化的表現形式。所以，大衆化絕不是空口喊得來的，必要的是大衆生活的根底。有生活的大衆化，才有文藝的大衆化。

好些詩人，祇是用口喊喊大衆化而已。他們寫的，類多是個人抒情的作品，不然就是架空情緒的結構。戰鬥的時代，也就是歌唱的時代。對於大地的流火，搏動，人羣的茁長，苦鬥，在詩人的心的深處，當有映照，有回響。論情調，則以印象的不同，題材的有異，當有沉雄，有悲壯，有憤怒。然而詩人，「頭腦」要

寫下一些激奮，也找了一點題材，缺憾的是沒有從大衆戰鬥生活體得一種力，是沒有心中的一團火，而愛雕飾，愛鋪排的手下的文詞，也給再打下一個不小的折扣，便形成了主題與情調的不協，主觀與表現的乖離。詩人的心，擺離不了一點閒適，一點安定，就如溫和的水流，未嘗不有點波湧，却一點不是波濤。詩人有時沒有想到要使自己的心，與大衆的心扣起了連環，憑了這，去獲取千萬人的愛，千萬人的眼淚，千萬人的歡笑，千萬人的感慨和興奮，他去懷鄉，去思戀，表露他小資產階級的性慾。我依然翻開那本詩刊。一位詩人咏嘆：

憶起北海的荷風如細爪輕颺

峰時的白塔直插入深蔚的藍天

閒坐在漪瀾堂前嗅着荷味茶香

靜悠悠的小流

送來從五龍亭擺渡的花船

像這樣的閒情逸緻的表露，無論如何是大眾化不了的，大眾也絕不會喜歡讀這樣的詩。我們再看吧，

一位詩人「歌唱」

當未死者的脚步

跨過了

用小草蓆

半掩着的屍體

你會戀戀的凝望着

一雙漂亮的女裝鞋子

和那會跨過了

一叢叢紅花黃花的

鞋子的主人底脚……

災害的日子

過去像一場風雪

我記得

你記得

大家還清清的記着吧

是的，災害的日子，大家都記着的。然而詩人記得的不是大眾的憤恨，而是「一雙漂亮的女裝鞋子」

「鞋子的主人底脚」記得的是一具醜屍。這真是化冤憤爲香艷了，這還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醜性的自剖是什麼？這樣的詩篇，任文字再寫淺白些，也是大眾化的詩，因爲這根本要爲大眾所鄙棄的。從這裏，我們更容易看出內容的決定作用。

倍林斯基說：「無論誰，都有權利要求一個詩人，反映他的時代的痛切的問題，要求一個詩人至少在他的詩，應該爲了不能解決的問題傾注滿心的悲痛。無視民衆，只爲了自己，歌詠自己的事情的詩人，除他自己之外，是一個讀者也得不到的。」決心以詩歌參加戰鬥的詩人，應該自省！

詩，是大眾化的前驅。決心以詩歌參加戰鬥的詩人，應該自勵！

# 三光鎮

寒波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三字經

鄉間，這麼樣三兩間茅屋聚在一起的小村落，是一點也不希奇的；但我敢打賭：沒有到過三光鎮的人，却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名字的一股妙勁兒——多謝上帝，那是多麼美妙的一個名字啊！

夾河對列着的三間屋子，

早晨蓋着一片模模糊糊的星光，

晚上淡淡的舖上一層月色，

日間呢，要不是陰天，準得有太陽出來，一片陽光，老是把茅屋屋頂晒得火辣辣的，比什麼都容易着火；可是一到天黑，大小男女都上床了，如果月亮偷一下懶，那真是糟糕之至，看着，看着，三光鎮立刻成了黑暗世界，黑黝黝的大草原從四面八方把三光鎮包圍起來，說一句話也像拋在大海裏一樣，空空蕩蕩，無邊無際，

從前有一個什麼官兒路過這裏，就說這「很有詩意」，居然一步一搖頭的做起詩來了，咱們鄉巴佬可不懂得那些，白瞪着眼一口咬定是在挖苦他，性急的結結巴巴把一套「章程」搬了出來：

——三光鎮的「章程」是不許有第四種光的啦！這傢伙，晚上點了燈不就變成四光鎮了嗎！

據說這話是王二禿子說的。王二禿子是三光鎮上一個了不起的漢子，大腦袋，闊肩膀，粗臂彎腿，推車子跑百把里路真是稀鬆得得的，然而這還不能使王二禿子一舉成名——按規矩必須有個什麼資格，現在王二禿子却正是一位有資格的大老闆（真是括括叫的啊！）他的「王家小店」是和三光鎮並名於世的，雖然多年來生意清得慌，又有什麼關係呢？三光鎮一帶人就重的是「資格」，何況自從打了仗，逃難人接二連三向這條路跑來後，三光鎮和王家小店確已有了轉機，一點不吹牛，這是有十成十的理由的，（這年頭沒理由還能多嘴嗎？）

第一、今天王家小店多做了一吊八百錢的買賣，打破三年另六個月來的紀錄；  
第二、王二禿子把自己住屋讓出來開客棧，頭一天就有了五個過路客來歇宿，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第三、今兒晚上二禿子狠着心點了一盞豆油燈，半個鐘頭挑了十五次的燈草；

第四、……

第五、他還說：

——嘿，你這傢伙，來來來，乾一杯，乾一杯……

王二禿子從來捨不得喝酒，請客那就更不用說了，今天破了例，不是有天大的喜事，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他露出黃牙對兩位鄰居笑咪咪的說：

——我王二的話沒有錯，三光鎮早晚得興旺起來，不是嗎？今天一整天至少也有三五百人走過我這王家小店，雖然是逃難，油水總還有的，哈哈，老張，來來，乾一杯……唔……小趙……你這傢伙，別不信我話，等我王二抖了起來，那才……哈哈……

酒完了，瑟瑟酒杯，滿臉都是紅光，耳朵嗡嗡隆隆的，祇聽見滿房客人都在唉聲嘆氣，老張打瞌睡，小趙對他女人做飛眼，他媽媽的……王二禿子看看空酒壺，忽然心痛起來，狠狠的瞅他們一眼？

——該死的傢伙，吃了酒也不問些事。

三光鎮上他就最討厭這兩個傢伙，老張是個糊塗蛋，欠了禿子的錢，總是推三阻四的，過了節還欠上三百文大錢，而小趙那個傢伙，簡直就是禿子的眼中釘，專會扮鬼臉來勾搭他女人，怕吃苦，種田都懶洋洋的，活該一世沒出息。禿子越想越氣，越想越心痛，馬上皺一皺眉向他們喊：

——老張，喂，快起來，把碗筷洗一洗，小趙，你去抹桌子。

接着又從灰塵堆裏找出一副筆墨紙硯，向一個吃過他酒的文文雅雅的客人說：

——喂，你這位先生，來來，替我寫幾個字。

——什麼字？

——一個招牌，寫我王二新開一家上好的客棧。

——啊？招牌？

那先生呆了一會，咬咬筆尖寫了四個大字：

「王記客寓」

寫得一筆極好的柳字，看樣子倒像是個教書先生；王二禿子顛起滿是泥漿的脚尖，裝模裝樣的評點一會，一本正經的說：

——先生，這幾個字不會礙鬼子的事吧，聽說……

——噯噯，不礙事，一點也不礙事，鬼子最恨我們讀書人，所以不得不走遠一步，其實，噯噯……至於你們做買賣的鄉下人，那倒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所以……

王二禿子楞着眼想了一會，彷彿一下子想穿了，便很聰明似的搶着說：

——當然，當然，我也這樣想，第一，這兒離鬼子地方還遠得很，怎會一打就打到這兒來呢？而且第二，嗯，第二……

說着說着，就抓一把飯粒把那招牌紙貼到門板上，這才算鬆一口氣，心痛也好些了，當下又小心的搖搖豆油燈裏的油，一股勁兒催着客人們：

——睡吧，睡吧，明天還得起早動身啦——燈油都乾了。

王二禿子一面高興得發笑，一面却又有些懊惱：

——這般人怎不早些來呢！

真是的，早來了好，像這樣好生意，三光鎮和王家小店早就該「抖」起來了，不相信，且看看以後幾天小店裏的熱鬧勁兒吧，屋子內外全擠滿了人，這邊喊「老闆」那邊叫「禿子」，大把錢進來換一二件貨出去，嘿，好一番熱鬧場面，好大的利錢啊！

——喂，麻餅幾個子兒一塊？

——六個子兒。

——本來不是三個嗎。

——唔，現在得賣六個。

——爲什麼呢，這個……

——嫌貴就不要買，嘮叨什麼。

不買吧，餓肚子跑百十里路不是玩的，大家一個樣子，咬着牙摸出錢來，換幾個餅去，一邊啃一邊在罵，王二禿子句句聽在肚裏，但却管不了許多，這年頭誰能捧出良心拿錢呢？譬如說這一天幾個客人中就有一個「壞蛋」，禿子陪笑臉跟他要客棧錢，不多，一塊錢一夜，可是那傢伙却急得跳起來了：

——怎麼，住一夜要一塊錢？這算那一種道理？平時在別個鎮上三十個銅子都嫌多了，這這……。

——這傢伙，你想抵賴？

——我我……我可沒有這麼多錢。



——沒有錢也要你給，你這傢伙，你打聽打聽看，我王二不是好惹的，槍裏來，刀裏去，今天少一個子兒，就別想走出這道大門。

那傢伙大概沒有聽到過王二禿子的大名吧，仍舊抱住一個包裹皺眉，這一來可把禿子氣壞了，劈手奪過包裹來就搜，錢是有的，可祇有一塊錢，是那個傢伙做路費用的，王二禿子不則一聲把錢藏起來，包裹扔還他，一下子把他推出門外，——這一番手段真比走江湖的朋友還出色。

那時的王二禿子是一個偉大的蓋世英雄，他擰起袖子來指手劃腳的向屋內外人叫喊：

——你們看那傢伙，他他……他胆敢存心和我搗蛋，有錢不給，這算什麼，這算什麼……他媽的，沒有錢還逃什麼難……。

——噲，是啊，沒有錢逃什麼難呢？

搭訕着進來的這個男人，一看就明白是什麼店裏的大老闆，緞子鞋，紮腳褲，大肚子像懷了十個月的胎，肥頭肥腦，倒是天生的一副福相，他一坐下來，就把襪子脫下來捏腳：

——噲，他媽媽的，逃難真不是人逃的，腳泡也生出來了，喂，夥計，快泡兩壺茶來，再拿兩碟麻餅，要快，越快越好。

「這傢伙叫我夥計！」王二禿子心裏有些不樂意，但隨即又被那天官福相怔住了，於是滿口應承着「是」，急急忙忙把茶和麻餅捧出來，心裏想：看樣子這麻餅該賣九個子兒一個吧，不，十個子兒也說得過去啊！

那胖傢伙還在噲噲訴苦，問王二禿子：

——你會推車嗎？送我們一站行不行？

王二禿子搔搔禿頭，白了他一眼，披披嘴說：

——你叫我推車嗎？我這個舖子還來不及照顧哩！

過了一會忽又很奇怪的問：

——鬼子不是還沒有打進城嗎？急些什麼呢？

——嗨，你夥計那懂我們城裏事，（劈頭又是一個夥計，）那真是今天不知明天事啊，現在到處都要抽年輕人當壯丁，是準備和鬼子拚一拚的；常常謠言下一個鐘頭內鬼子就要打來了，胆小的早已打你們這兒逃到西邊去，城內一輛車子都找不到，我算是胆大的——不是吹牛，我比什麼人都愛國，我真不願離開那兒，我有一家綢緞舖子開在城內哩，現在是……嗨！

王二禿子努力想嘆一口氣來表示同情，可是到了喉嚨口就溜走了，生意這樣好，嘆氣是會倒霉的。他把沒有褲帶的藍布短褲繫了一緊，又問：

——城裏該還有很多人吧！

——都逃得快完了，祇有附近幾個鎮上的人還沒有動，鬼子不來，他們是不會逃的。

——這應快就逃完了才幾天啦！

王二禿子搔搔禿頭非常吃驚的問，那胖傢伙沒有睬他，付過錢，抹抹嘴，就帶着家人一步一拐的夾在

一空逃難人中走遠了。

禿子心裏一急，急得滿頭是汗，九月天，小衫褲都濕透了，他望望女人，女人也望望他，這女人從來就不會出主意，婆婆媽媽的，養個兒子也是吊兒郎當的怪相，看見就生氣，這時大家都在聽老張發議論：

——菩薩保佑他們早點逃完吧，真是的，成千成百人天天鬧得雞犬不寧，晚上都沒有好好的睡一覺  
嘍！

——哈哈！

——這傢伙，放他媽的狗屁！

王二禿子罵一句，生氣的跑出門外，他疑惑剛才那是那胖傢伙在騙他，於是站在木橋上向大路望去，果然，逃難的人的確稀少了，斷斷續續的，越到後邊越是少得可憐，活像是一條尖尖的尾巴，天漸漸暗下來，小店裏人散完了，「王記客寓」還是沒有一個住客，這晚上，自然囉，豆油燈是不會再點的，滿天的星捧出一個月亮來，三光鎮又恢復了本來面目，王二禿子的「章程」從這晚起又完全生効了。

據說白虎星是一件倒霉的傢伙，王二禿子想了一夜，一口斷定那胖傢伙定是個白虎星投胎，碰到就遭殃，他喚醒女人告訴她：

——那胖傢伙是白虎星啊，想想看，爲什麼從他一來客人就少了呢？……你明天起個早，燒一柱香到南方去接一個青龍星回來，沖……沖吧，這樣子下去，我這片店是………噲！

女人「唔」的一聲，翻個身又睡着了。

——他媽的！

今天王二禿子一骨碌爬起來，推開門就望大路上瞧，這傢伙見鬼，一個人影子也沒有，看看太陽才爬上一半，也許太早了，等一會吧，一個兩個時辰，有人來了，然而都是穿得破破襤襤的，一面孔的窮相，見到這羣傢伙，王二禿子有些害怕，啐一口吐沫，把門帶上，靜靜的從門縫裏望外瞧！

小店冷冷清清的，三光鎮也是冷冷清清的，一天至少到小店來二三十次的小趙據說因為怕當壯丁，忽然溜到別處去了，禿子拔去一只眼中釘，暗地裏笑了三次，但是過不久，又在唉聲嘆氣了。

真的，這怎能不嘆氣呢？

吃過午飯，大路像和王二禿子搗蛋一般，偏不印上一個人影子，長長一條路，倒活像是洗過一樣，王二禿子閉住眼一想，忽然想出一層道理來：

——他媽的，鬼子這傢伙怎不快些打到那幾個鎮上呢，白虎星說，這般人不打是不逃的啊！

三光鎮上大大小小七八個人都是懶說話的，「唔」的一聲就算了，祇有糊塗蛋老張才會打破葫蘆問到底：

——鬼子打來了，我們這兒不會受累嗎？

——打來了，關關門睡覺，再或是望田裏躲一躲，有什得關係，我說，老張你這傢伙，總不相信我話，我王二那有錯的？

他說了空揮一下拳，似乎滿天都是：

——王二禿子沒有錯，

——王二禿子沒有錯，

不錯就不錯吧，反正三光鎮上人全是挺和氣的，王二禿子雖然年紀不過四十上下，但三光鎮却是他一手開天闢地立起來的，那個敢同他硬碰——何況他還有「資格」啦！

王家小店生意清，大家都沒了生氣，幾個人碰在一起，眼對眼，彷彿都在說：

——逃吧，三光鎮不得了啦！

下午，糟糕之至，做生意又絕望了，王二禿子嘆口氣從茅草堆裏把一輛獨輪小車找出來，細細的洗刷一遍，這小車是他十幾年來的老伴，這一回，禿子開了「王記客寓」，本想從此歇手，可是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又不得不把牠請出來了。

——到底是王二老闆文武全材，現在怎又推起車子來了？

——噯，活活筋骨啊，一個人是懶不得的。

天呀，「活活筋骨」多好聽啊！

獨輪車攔在王家小店前的橋脚下，一攔就攔了三四個時辰，冷冷清清的，倒像是替禿子看門的一隻哈巴狗。好不容易又挨過片刻，大路那邊忽然「砰」的起了一響爆裂聲，震得王二禿子心裏卜亂跳，全鎮的人都在胡猜：

——該不是鬼子打來了！

王二禿子關上門躲起來，昏昏沉沉，也想不清楚該逃呢還是不逃，女人拖住他衣服，孩子躲在媽的懷裏，簌簌抖，誰也不敢響一下，一會兒，有人來敲門了，又聽見誰在喊「縣長」的聲音，從門縫裏偷偷望出去，却原來祇是幾個過路人，這時，王二禿子鬆口氣，頓即雄糾糾的開了門迎出去，露出黃牙向他們笑着想：

——到底是鬼子把他們趕來了。

客人並不多，一男一女，和一個提皮箱的車夫模樣的人，女的很時髦，男的相貌堂堂，長袍呢帽，戴一副金絲眼鏡，他瞥一下王二禿子的獨輪車，問：

——門口那輛車子是不是你的？

——是的。

——我的汽車胎剛才爆壞了，你肯推我們到那邊縣城裏嗎？

——你是……縣長……吧！

王二禿子記得剛才門口的喊聲。

——不不不，我我……我是縣裏的科長，有公事到那邊去的，縣長還在前綫哩！

是也罷，不是也罷，反正這是一筆好生意，王二禿子想笑，不會笑出，却扁扁嘴訴起苦來：

——現在推車不容易啊，你們又是三個人。

——辛苦你一趟吧，這兒先給你十塊錢，到了那邊再給你。

望望那難得見到的花鈔票，王二禿子心裏抖的一動，不過他想一下，這傢伙出這麼多錢，必是鬼子追得急了，他媽的，再難他一難吧，王二禿子做人是有計較的：

——聽說鬼子就要打來了，我實在不敢走遠路，並且，你先生這輛汽車放在那路上也不穩當，假如被這個這個……所以……。

以下是「心照不宣」，戴眼鏡的男子點點頭，又塞過十塊花鈔票去，這一來，王二禿子樂了，「窮寇莫追」，「得饒人處且饒人」吧，於是穿上草鞋，拖女人到房裏細聲叮囑：

——鬼子來了就躲一下，這二十塊錢千萬別露眼啊，明天晚上就會回來的。

接着找一條肩帶，搭上肩膀，讓客人坐下後提起車杠就趕路。王二禿子是一等一的推車好手，又穩又輕快，跑夜路也是很拿手的，百把里路才敲三更就到了。這天晚上王二禿子歇在那邊縣城裏，戴眼鏡男人又給了他十塊花邊，直樂得禿子一夜沒合上眼。

第二天，王二禿子推車逛大街，他有他的主意，叫做「空車不推」，必定得等一個順路客推回去，才算有個交代，但是這算盤打不通，那兒的人好像都是壞蛋，一個也不肯幫咱們禿子弄個「交代」，這麼樣一個上半天混過去，王二禿子可真耐不住了，糊裏糊塗買些米鹽油菜攔在車籃裏，「空隆隆」「空隆隆」推着空車就望回頭路走，一耐上他打算又打算，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總想不妥怎樣花去這三十塊錢，「藏住不用吧，太怨了，買幾畝田呢，這年頭耕田也是一樁苦事，第一做老闆的再下田，總太那個，第二，嗯……」。

想來想去，

「還是添幾間草屋吧，三光鎮祇有三間屋子實在也太不像話，而且……噫……」

想着想着就走近了，天暗下來，三光鎮自然是瞧不見燈光的，他哼着曲兒揀他熟透的大路走去，這兒拐一個灣，那兒下一道坡，奇怪，三光鎮到那兒去啦？這不是三光鎮上的那座爛木橋嗎？一陣心跳，回過頭來想摸自己的王家小店，可沒摸到，腳底下却被一堆黑黝黝隆起的什麼東西絆住，連車帶人一齊跌倒了，王二禿子伸手望前邊亂抓，糟糕，這像是瓦片，嘿！那不是小店裏的酒罈子嗎？這這這……。

王二禿子想不通，抬起頭來祇看見漆黑一團，月亮躲起來了，星星在鬼眈眼，心裏冰冷的，臉上也是冰冷的，

——這傢伙，三光鎮……呢……？



## 深黑的夜

孫 鈿

因爲有了叫喊，有些人們才不致瞓睡下去……深黑的夜是在快要天亮的時候開始的。

星兒們疲倦地向冷靜的大地上投射着告別的光芒，從一間低矮的快要坍塌的草棚裏，有兩個高大的影子黑叢叢的投到田野間的道路上來，他們跨開了步子，沒有顧忌地談扯着，他們的燥朗的聲音，飄開去，而海一樣廣闊的浸沉在灰暗中的原野，立刻飢餓地把它吞食掉了。

「問你講啥？你又講不知道，俺……俺知道你撒謊！」

「撒你媽的謊！」

「俺不怕你動火，動火可要用水來潑，是的嘞，他們說防空壕裏的黃沙泥也可以蓋火，他們說什麼『燒雞蛋』炸開啦，俺有些兒怕，但是屋子給『燒雞蛋』燒開啦，咱們一定要用黃泥沙去蓋，黃沙泥，他們說過的，三和土裏少不了牠，咱們中國打鬼子，全國老百姓也要跟三和土一樣，蔣委員長他們想幹掉日本，要是少了共產黨，也是幹不掉的，幹咱們要幹……嗨，少了俺阿得，也是幹不掉的，三和土埒得堅，才可以蓋洋樓，洋樓高得晚上可以跟月姐兒談情，媽媽的見鬼，洋樓沒有屋頂，真是看不見半片瓦，下起雨來俺想該是

住洋樓的活寶貝們倒霉……」

他揮動着兩條粗壯的臂膊在潮濕的暗沉的空間裝手勢，兩片厚厚的嘴唇裏不住的噴出白沫來，一個鼻子小得像剝了毛壳的栗子，他用衣袖抹掉了嘴角邊的白沫，只是挺起了胸脯跨大步子走着，一對火紅的眼睛堆滿了黃色的眼糞，垂垂欲閉。而他的對手——那個和他一樣高大的漢子，却低着扁扁的腰袋，豎起了濃黑的眉毛，鼻子兩旁，那毛孔粗大的油污的臉頰上皺着兩條鐮刀形的線條，顯然的，他的嘴巴是呈着一種鄙視而不耐煩的神態。原野，銀杏樹，堅實的樺樹，逐漸淡白下來的深藍的天，那些燒焦了的茅屋，都在秋蟲的振鳥聲中變得陰鬱起來。可是他們兩並沒有染上什麼陰鬱，他們有勁地向前走着；阿得的兩隻蒙上灰埃的毛腿，好像鐵鑄的似地，腿肚邊的肌肉已經膨脹得無從彈動。大蠶豆兒那麼的腳趾，從布鞋的破縫裏鑽出來，布鞋是被麻繩網緊在腳背上的。

「老是胡扯！今天趕不上毛家寨，活該……」他把褲腰往上恨命地提起着，粗大的身子就在腰帶圍裏，扭來扭去地扭了一下。

「那麼你的旱烟斗可帶了沒有？從前俺有過一根旱烟斗兒叫『一把七』，財來哥，你抓住烟斗，一把抓下去，就是七節，那根竹竿是到沒有人敢去的荒山裏覓了五年多，經過了七七四十九……」

「見鬼，別胡扯啦，要抽烟就拿去！」財來從腰帶間摸出一根短短的旱烟管來，裝烟絲的那一端，已經是給燒得焦黑的了，阿得伸出皺紋裏滿嵌了黃泥的手去拿，財來乘他沒提防，猛的用旱烟管在他的手心裏重重地戳了幾下，於是呼呼哈哈地笑得彎下了身子。

阿得縮回手，兩只冒火的眼睛盯住了狂笑着的壯漢，立刻要撲上去扭打起來似的厲聲地喊：「瞧你死在『燒雞蛋』裏，瞧你家裏『滿堂紅』你的妹子給鬼子來抱，呀得……呀得……你這個雜種也許是鬼子們玩出來的，嗨，可對啦，可對啦，哈哈嗚嗚——哈哈……」他蠢頭蠢腦地拍着手掌，提起了腿，一跳一跳地跟着財來一同大笑了。「呀得……呀得……呀呀呀，財來哥，走得有勁些兒哪，毛家寨，你毛財來有個媽，毛家寨可沒有你姓毛的份！你媽……」

「住嘴！不許你拿俺媽來開玩笑！」他沈下了臉，但是又很親暱地拉住了阿得的手：「快點趕路，到了毛家寨，俺媽見了一定怪高興的。瞧，這一塊紫了的……」他指着他的腿。

「有啥緊要，她瞧不到的……」

「那麼怎樣說個長短呢？」

「呀得……呀得……說要不得！六年前，要不得的是啥呀？是當白軍，現在要不得的是當漢奸呀，呀得……」他又亂扯開去了。

收割過了的大片的荒涼的田野染上了秋色，接連地退向他們後面去了。經過路邊的幾間農舍的時候，他們給爽朗的雞啼嚇唬了一下。空閒的紅霞飄出來了，鳥雀愉快地迎接早晨去了，那麼無羈無束地飛着；森林因此也蘇醒了，並且還開始以擁抱的姿態，向早晨的旅人們細聲地問安。風放浪地旋舞着，旋舞着，許多樹葉，許多零屑的稻草，許多人間的憂鬱與歡樂，都被旋舞起來了。

唱春呀，不合時；

說件心痛事，

你聽來要流淚，

傷了你的心兒呀，

莫道俺的錯，

你可要說，

說是這秋天帶來的……

這樣的歌聲，把寂寞的原野的早晨弄得更加寂寞了。是一只水牛，拉着一輛木輪子的車，車箱上用竹篾蓋了起來，但是車廂的細縫裏，不斷地流淌出紫紅的血水，泥土立刻乾渴地把牠吸乾，僅僅留下了紫紅的小野花那樣的顏色。拉牛車的中年人，輕輕地哼着歌，過去了。走過了十多步，阿得才記起那個中年人是跟他在一起幹過營工的。正當他想回身轉去追上他的時候，那個拉牛車的已經在後面喊叫了：

「阿得，阿得上哪兒去？」

「上東邊，毛家寨！」

「你去幹啥？」

他們一邊喊叫般地问着，一邊走攏去。

「呀得……呀得……嗨，咱們一個年頭沒見面啦，你金胖兒可不胖啦，你有了牛，那麼你賣掉了啥呀得……」

「阿得，你可又是老套兒！你的調兒還沒有改過來，俺問你上毛家寨去幹啥？」

「過路呀，啥都沒幹，毛財來順道兒要去瞧瞧他的媽……」

「過路上哪兒去？……你瞧俺牛車裏裝的啥子？」他憂傷地問。

阿得的火紅的眼睛，溜過停在道路中間的牛車，很輕鬆地回答道：「啥也沒！」

「嘿，你瞧了包管你會……」

「幹掉了鬼子？」

「三個挺能幹的像咱們一樣的人……」

「給鬼子幹掉了的麼？」

「俺那裏會知道？」

「阿得，趕路啦！」毛財來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翹起了腳，抽着旱烟，粗聲粗氣地暴叫了起來。

「你過來，金胖兒說……說你們毛家寨上死了人！」

「別胡說，阿得。」趕牛車的重重的推了他一下，毛財來聽了，立刻像一頭獵狗那麼地蹾蹾過來，拉住

阿得問：「死了幾口子？」

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回答，馬蹄聲近來了。金胖兒趕緊去拉着牛車，他再沒有回過頭來望一下，牛車的木輪又在那黃泥的乾燥的土道上轉轉地轉動了，騎着馬匹的是兩個穿軍服的帶槍的漢子，一眼望去，阿得便奇嘆了一口氣：

「天照應，不是鬼子！」

馬匹擦着他們的身子飛馳過去。

「碰到了什麼邪神樣的，見他媽的鳥！」毛財來豎起了粗濃的眉毛，一邊走，一邊憤怒地詛咒。但是詛咒聲很快就消失；他們回過頭去望望那破舊的牛車：它已經遠去了，它正在向着山坡背上慢慢爬去，兩匹馬在牛車後面跟着。山坡上現在是晒到了金色的陽光，繁茂的松林在陽光中，翠綠的野草與鮮麗的野花在陽光中，露珠在陽光中，美麗的羽鳥在陽光中，初秋的早晨——陽光是多麼溫柔；藍的天幕上：輕飄着的晶白的雲，當陽光的車輪靜靜地滾輾過去後，晶白的雲好像獲得了年青的新的生命，晶白的雲就變成了柔黃色的了。藍的天幕永久地廣闊地張開着……牛車，馬匹，帶槍的和牽牛的人，從牛車廂裏流滴在土地上的紫紅的血水，現在也浴在陽光中了。風不顧一切地在大地橫掃過去，有些脆弱的生命：細小的樹，枯黃了的葉，都給捲舞着了，牠們渾着砂粒，牠們被激烈地摧殘着，雖然陽光照射一切，把所有的陰影全部都沖洗掉了。

兩個高個子，搖搖擺擺地在這空漠的不平的田原間的黃土道上走去，太陽迎着他們兩的掩蔽的乾皺的臉孔射出無數條金光來，天白了，栗子那麼的小鼻子上冒着汗粒，他吶喊着：

「還沒碰到一個茶館……嘴巴……呀得，呀得……乾透啦，乾得像旱天的田……小河道兒也躲起來不見俺了，怕羞的是大姑娘，俺阿得天不怕，地不怕，鬼子更不怕，怕的倒是嘴乾的當兒找不到一滴水……」

毛財來沒有聽到他講的是什麼，他祇管在自己的頭腦中搜索着一些屬於家的回憶，他想着母親底那種嘍叨，他想着母親底失神的常常會流淚的眼睛，他想下去，他竟然咆哮地發出聲音來：

「我不願去瞧她，我幹啥要去瞧她？我不願，我不願！」他獨自睜大了眼睛，搖着頭，暴躁了，好像有人跟他扭打過了似的……

放牛的孩子牽着牛，橫過道路，讓牛蹄笨重地亂踩着田野，挽着竹籃，不住地打呵欠的農家少婦，黝黑的臉頰上浮起了兩片紅暈，擦着亂蓬蓬的頭髮，蹲在田間拔採着白菜；也有些漢子挑了菜油，挑了布，挑了鐵杓，趕集去了。道路不再像剛才那樣寂寞了，早晨給人們帶來了蘇醒，清鮮，活力，希望底開始。

「財來哥，那邊不是有個鎮了麼？去那邊坐一會，你不願作了？俺知道的不願喝茶，呀得……俺快要渴死了，你又怕茶館裏有個俏姑娘，你又怕俏姑娘會弄得你進了迷魂陣，哦呀，迷魂陣說起來又好笑，咱們你該沒有忘掉，咱們的老總跟鬼子拚，呀得……呀得……佈下了迷魂陣，咱們圍上了他們，他們亂放砲，亂放槍，弄得咱們暗好笑，鬼子想後退，可是又碰到咱們的機關槍……機關槍，俺願終身沒老婆，可不能沒有它，他媽的，那種東西才是『老江湖』，大概它們游過了四海，它們結交了弟兄，它們又拜了老師傅……」

「你別再說下去，阿得，你這種傢伙，俺總有一天會叫你活到洋樓底下去的！」他的粗大的手掌，像鐵片一樣地落到阿得的背上。

栗子那樣的小鼻子底下的嘴，卻沒有理由地嘻開了：「俺不懂你那一套！」

沒有窗子的陰黯的茅屋裏，在傍晚的時候更加顯得漆黑。小女孩伸出枯黃的手來扯拉老祖母的衣服喊着：

「夜了呀，點個火把！」

立即，她的臉一般的手背上淋到了幾滴熱淚；於是，小女孩也悲慟地哭了。風在外面叩打着她們的薄門板，豬鬃在桌子底下打鼾，門板格格地響出一種淒涼的聲音，好幾次都被她們認為是有人回來了，拉開門，瘋狂地闖進來的客人，是細沙土與枯萎的碎葉片，還有冰冷的風……從泥地裏升騰出潮濕的寒氣。

……也許是冬天快要靠近人們的原故，田野間的小蟲兒的鳴叫，已變得那麼微弱了。

給日本鬼子燒掠過的這個村寨，像挨打了的病人，捲在秋夜的風裏，貧窮的耕田人，關緊了破屋子的門，正在回憶着那些痛楚與仇恨；可是這個黑沉沉的暗夜，有一堆人——他們却喜歡這樣的暗夜：

三個青年被細縛着，有幾個人在掘着一個小坑。

「快點掘呀！」

「高老爺，斃了他們算了，掘個坑來活葬，人手又少……」

「爲什麼這樣幹？我們犯了什麼罪……難道爲國家爲民族……」一個青年狂喊着。

「揍他的嘴！」嚴厲地：「要把他的牙齒都打落下來！」

他們都聽到了慘痛的絕叫，風吼着，森林跟着憤怒地叫喊出了可怕的聲音。黑暗更濃重地瀰漫着。

「你們這班小子幹出好事來，我姓高的祠堂都給鬼子燒掉了！抗日，打鬼子，打到我姓高的頭上來了！」



麼？」

「高老爺，斃了他們……明早送到縣政府周老爺那裏，說斃了三個……」有人寒悚悚地說。

「是的呀，手脚要做的快……」

「一下子，天就要亮了又不能……」聲音很細，而且有點顫抖。

秋夜的風，在村莊的上空捲舞，黑色的討厭的雲片，瘋狂地旋轉着，樹叢撒下了雙手，懷抱中的葉片都散落了，驚慌地在地上亂滾。小小的江流，漲起了可怕的潮濤，嘶喊着，那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在天空間奔瀉過來，瞬息間，當那陰寒的夜風帶了奔瀉着的聲音掠過這一堆人的時候，他們感到窒息。一個青年沒有知覺地呻吟着。

那個被稱為高老爺的感到了一陣困惑，便反背了手，回過身來，一邊背着那儘力在掙開束縛的三個青年走開去，一邊從喉頭發出血腥氣的命令。

「斃！快點！」他的頸子上的每根神經都抽搐着。

「誰斃？」黑暗中有人問。

「誰都行！」一個陰險的臉完全浸沒在深黑中了。

黑的冷的血腥的寬鬱的夜氣裏，閃着火光；砰砰的聲音，聽到了，使其中有幾個漢子掉出了心痛的淚顆。

三個青年倒在潮濕的地上，淌着血，有一個青年在沉黑中勉強抬起腦袋，想喊出一點聲音，但是他的

腦袋又沉重地倒下來，鼻子撞在小卵石上，不動了，絲毫不動了。

秋葉向他們身上撲去，夜空間，給寒風弄起了嘯吼那樣的可怕的聲音。

天濛濛光亮的時候，有兩個武裝的傢伙騎了馬匹。有一個人拉着遮蓋得很好的牛車，離開了毛家寨。

於是——

毛家寨似乎是籠罩在罪惡的光芒中了。

老婦人瘋瘋癲癲地在街上走着，哭泣着，喊着，碰到人就問：

「見到我的唸過書的小兒子不？」

「……」人們會感到驚奇。

「他昨夜沒回來，沒回來，我的大媳婦是給鬼子弄死了的……」

她走着，一個小女孩跟了她，滿面涕淚，哭得已經哭不出聲音。

從此，低喙聲好像六月災天的蝗蟲，這裏和那裏都有，恐怖的陰影罩蓋了秋天的毛家寨。遇見了什麼沒有辦法的災難似的，人們惶惑起來。

織在寂寞的雨網中的毛家寨，是憂鬱的，而且充滿着陰森森的氣氛。恐怖在人們的心尖上爬開去。

毛家寨的碉堡在種植着玉蜀黍的山巔上睜開了血腥的眼珠，雨，纖微地織着細網，冷風輕鬱鬱地溜

過……小徑上的石縫間，青苔泥已經吸够了雨水，而且浸在水中。

站在門口的老婦人，用一種哀怨的調子：「得嚕嚕……得嚕嚕……」好像是捲着舌頭說洋話。她手裏的一根竹竿，是塗滿了泥漿，雨水從屋簷的茅草鬚裏流淌下來，那老婦人臉上掛着淚，彷彿她的臉頰是仰向着屋簷而給雨水洗過了的。

「媽，牠是不回來的了！」聲音從陰暗的屋子裏迸發出來。

「誰家孽種……唉，沒有了天日啦，罵……罵他一門子，咒也要咒個死！」於是，老婦人的乾癟的手，在她自己的平坦的胸脯上輕撫，胸脯好像浪濤一般地起伏着，「這年頭兒，豬也會不回啦，還有我的唸過書的小兒子，還有我的大媳婦……給害得好苦，死得好苦哪。」哭了。

「那些賊坯，俺……俺曉得準是高老鼈他們……」他的拳頭在破桌子上磨擦，着嘴犄角兒邊流出了白沫，茶杯給推倒了，水在破蝕了的桌面上火急地斜流過去，一直流到伏在桌角邊打盹的阿得的手肘彎，水彎性的小蛇一樣地從手肘彎裏游進去，他睡得很熟，還發出宏亮的鼾聲。

閃電那樣的迅速，毛財來站了起來，拿了一樣東西，他像給狂風捲着的燎原上的火朶，不可阻止地衝出去了。

衝出去了。

這簡直是一個青天的霹靂，毛家寨在細雨中，細雨像腥臭的血絲，毛財來並沒有震抖，毛財來也沒有絲毫惶惑，他站在高老鼈的面前：

「搗……搗什麼鬼」高老鼈伸出了頸子，眼睛從眉毛尖上望出去，他的石灰色的臉上的肌肉抖動了，「你好好做莊稼，你……你……你叫啥子名？」

「俺坐不改姓，立不……」（急促地）俺叫毛財來！」

「是不是要晚一點完糧？」他的聲音似乎宏大了一點：「這事情找帳房先生去……」他很不自在地把金邊的小茶壺的嘴，送到他自己的在灰鬚蓋着的嘴裏去吸吮。

「沒有事？我……你滾吧，」他對那在旁邊立着他們的僕役，使了個眼色。

正在這個時候，一把鐮刀靈快地向高老鼈的臉部砍去，有一種可怕的慘叫擠塞在這冷靜的佈置得很潔淨的小客廳裏；高老鼈自己的血，把他自己的灰緞袍染紅了。僕役們驚駭地跑掉了。在毛財來的眼腫裏，這夢中也沒有見過的華麗的屋廳在旋轉，并且要坍塌了，他就奔跑起來……

第二天早晨，金胖兒趕着並不是他自己的那輛牛車回來了。他疲累地把牛車從高老鼈的後院子的圍門裏拉進去，但是他感到驚異，——一切都沒有了快樂，明朗，與活生生的氣息。

「高老爺給砍死了！」管院子的老頭兒說。

「我在路上已經聽到了一點消息。」他的心頭反而感到一陣輕鬆，「誰砍的？」

「毛家的窮小子——那個財來。」

「財來捉去了？」

「高老爺的自衛團搜了一個整夜……」

「搜到了麼？」

管院子的嘆了口氣：「搜了一個空！」

「毛財來俺不是前幾天瞧見他跟阿得一道兒回來的麼？怎樣呢？有一股驕氣的窮小子總會攪出事  
清來……」金胖兒想着，也嘆息了，皺着眉頭，解掉了水牛身上的束縛，他發覺自己的心在不安地悸跳，而  
且手脚都冰冷啦。

所以，他咧着嘴，對於秋天這樣的季節有了一陣埋怨，管院子的拖了一柄掃帚，蹣跚地走進竹林去。金  
胖兒凸着大肚子，兩隻圓眼珠沉醉地望着泥污的牛蹄，憂鬱地只是嘆息。他牽了牛，走進陰濕的茅棚。

從茅棚裏飛騰出來的是他唱的小曲：

嘆一聲小親親，

冤家呀在窄道兒上逢——

血濺了富家堂呀，

實在是原因……

「金……金胖兒……」

他沒有聽到，把水牛繫在木杆上，一邊又哼着：

嘆一聲小親親，

白天不作虧心哪事，

半夜敲門……

「金胖兒！金胖兒！」聲音叫得更急促更響亮了，一個漢子，睜着一對驚恐的眼珠：「金胖兒！金胖兒！快找阿得去……」

金胖兒張開了嘴，呆住了，擺開着雙手。

從籠籬的潮濕的牛尿臭的草堆裏站出了一個人，他壓低了嗓子，以致吵吵地發出一種恐怖的調子：

「金胖兒，俺殺掉了那個漢奸，那個……現在……現在他們還在搜俺？」

金胖兒的嘴依舊開得很大，沒有動一下，而且眯細了眼珠，在開始更仔細地睨視那個只有做夢才會

見到的鬼一樣的人：「你……你……」

「我是毛財來！」他的聲音是結實的了：「你去告訴阿得，要他弄一根槍來！俺要挺出去！」

「到哪兒？」金胖兒胆怯地問。

「打鬼子去！」抬起了扁扁的腦袋，好像在願望着什麼。兩條粗濃的眉毛，絳上了灰塵，粗大的腰圍帶上還插着一柄有血的鐮刀，他的紫紅色的右手捏着刀柄，左手撐在腰間，短布襖的前胸已經撕裂了，露出了裏層的變成了綠色的白襯衣。腿上的肌肉在跳動，那高高的個子，彷彿要把牛棚頂兒雙手托起來似的。」「俺做莊稼的，給鬼子弄得沒法活下去了，咱們還不起來幹麼？高老鼈要說和平，不管他跟縣長老爺有什麼交情……咱們要跟鬼子不幹個痛快，那就是自己滅掉自己！高老鼈要害死咱們，跟鬼子一個鼻孔出氣，還……殺掉了俺的兄弟，三個幹的蠻好的，你該知道……他們還來偷咱家的豬……這樣的壞蛋，臉上

可真慈悲，心兒給鬼子吊上啦，咱們都看透了。金胖兒，找阿得去，俺要有了槍才挺出去，金胖兒，咱們够不够朋友……」他隨手拉了幾根稻草，放在嘴裏胡亂地咀嚼，火熱的眼瞳，閃耀着生命的力與崇高。

他眯着豬眼一樣小的眼珠，把一切氣喘喘地告訴了阿得，一忽兒就溜到一家小茶館裏去了。茶館老板給他揣來了一只木盆，把熱滾的水倒下去，又在竹竿上拉了一條抹布那樣黑的面巾。

「風聲不好呀，金胖兒。」

「咱們耕了一世田，命兒苦，鬼子來也好，縣長老爺也好，苦的還不是咱們做莊稼的。」他捲起袖子提了冒着氣的面巾，在臉上抹着，但是他並沒有停止說話：「咱們弄得可以上吊啦……人命比豬都比不上……」

「天上的煞星，唉，」茶館老板在旁邊站着說道：「怕是要換換朝代了。」

「管閒事就不行，俺金胖兒知道命苦……這種朝代，閻王殿上冤鬼多，你命苦，你管閒事就有冤鬼來找你做替身……」

茶館外面，有些武裝的兵士模樣的高老醜的自衛團員，四五个成羣地巡邏着，他們只是在這窄小的街上走來走去；純灰色的天，靜止着；蒼老的山，遠望起來依然披有一種沈靜的綠色，一層灰白色的水氣，輕纏在山腰間，如果從村街上眺望出去，一直到山道上，一直到那一圈又一圈地圍繞着的黃沙土的山道上，人又在逃亡了。

謠言，謠言！謠言風一樣地圍擁在人羣裏，風一樣地吹刮起來，人羣像一條鐵索，正在開始拉長……他們並沒有喊出疲憊，他們挑着籃筐，破爛的傢俱，瓶，鏽了的空鐵罐，以及耕田的傢伙，細軟的東西——衣服，鞋子，碎布料……都打成小包裹背在身上，嬰孩把籃子當作搖床，呼呼地蜷睡着，給他的父親或是祖父挑着……他們只是走……走着的人們在談話：

「鬼子一定會替高老鼈出場的……」

「小燈籠騎了馬去報訊啦。」

「他們準是會來搶一陣，殺一陣了！」

「漢奸，這也是漢奸麼？」一個年輕的黃臉少女，翹動着厚厚的嘴唇問。

「自然，傻丫頭。」有個年老人呵斥地說。

悶鬱地，五六個人挑着東西，背着東西，彎下了背脊，爬上山去。太陽偶然從雲的縫裏篩出一些黃得可怕的光線來，大地似乎有了點溫暖；可是不一會，又陰冷了。跟在那黃臉少女一家人後面——距離也有里把路——是四個人：兩個高漢子，一個老婦人，一個才小桑樹那麼高的孩子。他們沒有挑什麼，只背了幾個小包。他們走近來了：

「鏽了鏽的槍，第一響，見鬼的就軋珠啦……」鬆了口氣，大大方方地走着，是戴了一頂小笠帽兒的毛財來。他手裏還提着那根槍。

「阿爸，」小女孩喊：「起火啦！」



「燒死他們，漢奸是多得像……」他想了下：「呀得……像俺身上的黑疤兒……用洋皂兒洗他十個澡也洗不掉，呀得，呀得……燒掉這些漢奸才痛快……燒個完結！」

「漢奸怎會燒完？要把他們像幹掉鬼子一樣的幹……」毛財來淡靜地說。

瑰紅的烟，升浮起來；老婦人顫抖地哭泣了，瘋瘋癲癲在詛咒什麼，火焰沖得很高，風迴旋着，帶起了一朵朵火花，靜靜地可以聽到一種雜亂的痛苦的叫喊，其中還夾雜着槍聲，前面的黃臉少女的那一堆人，給毛財來他們趕上了。

有些人開始驚駭了。首先惹目的是毛財來手裏的那根破爛的來福槍；阿得的那根卜壳，倒插在腰帶裏，給衣袖遮住了。有兩個女人叫出尖銳的聲音，沒有了靈魂似的奪奔着。

「不要怕！俺是投軍去的！俺不是土匪——不是高老鼈的那班弟兄，也不是鬼子！」毛財來漲紅了臉，着慌地叫喊：「俺的媽也在！不要怕！大家一夥兒有點照應！不要怕……！」

火燒着的村寨裏又起了一串串槍聲；逃亡的人們更恐慌了。謠言從後邊傳過來：「鬼子的馬隊快要趕上來啦！」

「搶完了！」

「燒光啦！」

「……」有的發抖了，不知要說些什麼出來，只是嘴唇在抖動。

那些起初怕懼毛財來底來福槍的人們，現在却反而要借重牠了。有一個臉孔臃腫的老頭兒，忽然用

沉濁的調子，急促地在人羣中叫出：

「他……他是毛財來？」

「殺掉高老鼈的毛財來！」

「毛財來沒有死！」

「毛財來帶了槍跟咱們一塊兒了！」呵呵哈哈地笑了。——在這個時候，世界上要發現一種真正快樂的人們，沒有第二句話，這些人就是。有的臉上沒有笑，然而心裏是快樂的。

而，快樂究竟能伴隨他們飛得幾多遠呢？……

他們不多說什麼，他們可怕地沉默；只是那麼迅速地走着，腳，踢起了砂屑，小小的石子，腳，跨過了山谷間的溪流，有些老婦人給男漢背着，腳踏上了不幸的草原。這長長的流不息的人羣所跋涉過的途上，却找不出一條新的輪痕。……他們各人有各人的道路；終於走得有點累了，便找了一個小村落，暫時打憩一下。抽烟絲的便摸出烟桿來，一羣羣的人，好像這裏有了什麼廟會；有些人在要水喝，這時，村屋裏已傳出了暮晚快要來到的雞啼；這時，阿得正睜大了閃着飢餓的光的眼睛在搜索什麼似的；這時，那個年輕的黃臉少女坐在地上想起了什麼地問着那老頭兒：

「給殺死的毛財生是他的弟弟麼？真是一個很好的人……！」

「有人說毛財生是共產黨！」旁的一個逃亡的中年人打老頭兒的肩膀後邊伸出腦袋來，露出一口黃牙齒，插着嘴。

「共產黨？」年輕的黃臉少女睜大了一對圓眼睛。

「高老頭殺掉他們，說因為他們是共產黨……」一個中年人解釋着。

「高老頭殺掉他們，說他們是共產黨！」這句話從人羣間哄傳起來了。誰都把眼光投視到這個談話的角落來，有幾個青年的小傢伙，擠到他們旁邊，手裏揣了熱茶……這一堆人羣，四五十個——在前面走着的人們，已經走過了；而從後面跟着走來的，那些臉孔蒼黃慘灰的人們，從沒有間斷。有的經過這裏，望了望這堆懨懨下來的人們，又繼續走了，他們嘈雜地喧嘩着，但是臉上的恐慌的色調依然沒有退去。毛財來底兩條粗濃的眉毛，鎖了攏來，牙齒嚼着牙齒，茁實的身子轉動着，把手裏的那根來福槍，擲給阿得低着扁腦袋，走到他的母親的身邊去，他的臉頰上浮着紅雲，鼻孔兩旁又溢起了鐮刀形的線條。

雜亂的人羣，有的起身走了，有的唱着吃着，有的拉下了褲子往田野裏去拉屎，也有紛亂地談着，眼裏淌出了淚水。然而，大部分的人們底談話，還有關於那件慘殺的事情。有人這樣喊着：

「共產黨難道不是抗日的麼？」

「他們常常打勝仗，待老百姓又是多好的……」

「是的呀。」人羣裏有的在點腦袋。

「共產黨說的都是老實話，沒有騙過我們什麼……」

「他們也是咱們老百姓呀。」

「他們打鬼子打的有勁，幹的對，跟咱們一家人似的；鬼子們高老頭們瞧了當然不順眼兒啦……呀

得……呀得……咱們老百姓要知道知道啥是真金，真金是不怕火來燒……」阿得很激憤地噴出了許多口沫。粟子那麼的小鼻尖上，冒着汗水。

「那麼咱們大夥兒怎樣呢？打得火熱的當兒，鬆不得手！」

「是啦，咱們要打鬼子！打到底！把鬼子打出去才行！」是一種響亮的聲音，微微有點偏促而氣急。

眼瞳裏全都閃耀着一種希望與決心。蒼老的樹叢，高高地俯視着亞藍色的大地，田野，緘默地用輕微的呼吸向人羣——繼續在增多的人羣暗示：夜來了。成羣的烏鴉噪鬧地掠過天空——這灰黑的雲朵在躑躅着的天空。遙遠的方向，軍號響了，熟悉地似乎在向他們叫喊夜來了。

毛財來興奮地：「媽，那裏一定是我們的隊伍！媽，你聽到軍號聲了麼？」他用手的抓到自己的衣服，鈕扣也抓掉了。「去，我們……媽，你不要流淚了，你瞧！」他興奮地拉起了褲管，腿上有一塊皮肉是紫黑的。

「媽，這是因為跑步時跑得太快了一點，給一個老鄉的皮鞋腳踢了的，他們還要用皮鞭來抽……鬼子還沒打到，可要先給自己人這樣打一番……現在俺……」

「鬼子害得咱們這樣的……太苦啦。」老婦人哭出了聲音。小女孩撲在一個包袱上，衰憊地睡去。毛財來把她叫喊醒了。阿得不住的用手背擋着他的小鼻子和闊的額。精神奔奔地跟另外一堆人在談扯。軍號又開始第二次的叫喊，從田野間，從草原的高屯上，遠遠地望過來，這裏的人羣的每張臉孔都模糊了。那麼多的黑叢叢的影子在蠕動起來。夜來了，但是，不是寂寞的恐怖的荒涼的夜了呵。

## 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盧加斯著  
魯莊譯

###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本色的現實主義

我們說現實主義，當然不一定意味着現在被歪曲和拘束了的現實主義；在這一名詞下，我們了解這是現實的主要形相在文學上忠實的表现。從內容看，就是說生活的主要形相是被把握着而表現出來了；從形式看，就是這些形相是從活生生的、透露生活真實的人物描繪出來，即謂人類的真正命運完全具象於每個人物和其命運。

我們是這樣下現實主義的定義，根據這一定義，荷馬和沙福克里士，但丁和拉布萊，塞迅提斯和莎士比亞，哥德和霍甫曼，普希金和巴爾扎克——當表現着各種歷史動向和現實主義的各階段時——都是現實主義各大流派的代表。

這樣看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不能視為無端跳出來的東西。它不是根本新的，離開歷史上文化的傳統。那些希望如此的人只會感到失望，當他們看到社會主義——不獨在文學和藝術上，還在一切其他文化部門上——的實際發展情形的時候。列寧猛烈攻擊在各文化部門中這樣一種誤解。不錯，社會主義

的變革採一種革命的行動，因為統治階級的勢力，只可以革命的武力來剷除；同樣，社會主義經濟的根基，只可建築在革命行動的成果上，就是生產手段從剝削階層到工人大眾的轉移。但社會主義經濟的繼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常起矛盾的過程。

社會主義者的文化——創立掙出剝削枷鎖的新經濟的人與在新的生存型式出現中再造和改變自己的人的文化——是在解放了的人類社會的革命轉變過程中才有的結果。跟着，這過程中的領導和指導工作，並不是任何擬就計劃的強行或少數人特製的文化的建立。

社會主義文化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和公共生活的基礎上發展。正如這一社會承納和保有一切人類在征服自然的鬥爭中經濟上的成就，和提高這些成就一樣，社會主義文化也收受一切文化成果而進展。

要說明的是，將經濟的活動與文化作機械的劃分，這通行於帝國主義時代，說文化與文明存在着衝突的一套理論，是與事實矛盾；從歷史發展的每個階段看來，是客觀地錯誤。就社會主義社會來說，那更是錯誤，因為這裏的新文化的本質傾向和目的是想將人們生產的肉體勞動和精神勞動結合，打破身心工作的分離。列寧所以要從最初即嚴峻地批評那在普羅奪得政權以後即顯現的，欲強建一種特別的前所未有的普羅文化的傾向，是很明顯的。

從這些有關社會主義發展的事實看來，文學和藝術在社會主義國度的進行，不獨不採拋掉古典傳統的路線，還要在空前的規模上開墾和宣揚它，使它成爲人類的精神遺產——這使資本主義世界中

的文化人驚駭。事實上，文學和藝術在社會主義國度裏的進展，確向着那為帝國主義時代的本質的，藝術的超現實的進展宣戰。

帝國主義時代的藝術先鋒隊，確已捧着「革命的標語」一再前進，號召對舊的藝術傳統來一個革命的破壞；以為那已在新的生活中失去價值，並從而證明其為新人類的藝術發展的桎梏。（這一傾向在未來派，表現主義和達達主義中鬧得甚囂塵上。）

文學在社會主義的大地上發展，這一驚人事實——會是更可駭和更矛盾的，若單說許多過去名作家的社會政治觀點是落後的有時甚至反動的——但一點也不稀奇，若我們記得前述現實主義的定義，和從真正現實主義的立場來批判帝國主義時代的文藝。

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為什麼要求現實的文學，是很清楚的。他們住在自己一手創造的社會裏，他們重建的，代表他們自由活動的成果的社會。他們知這一社會不會隨便欺騙，反對和仇視他們。

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不止創造其自己的世界就了，還要應付這世界在其永遠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的過程中每日提出來的進步的新問題，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沒理由要隱蔽關於社會發展的真理，關於看作社會產物的人的命運的真理。社會發展的淵源在文學上發揮得愈盡致和真實，它對社會主義者的效勞更大，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個分子的作家也更有用更重要。社會主義的文學所以是現實的，是為着社會的需要。

也是為着社會的需要，所以帝國主義時代超現實的文學要造成削弱現實主義的傾向，這種文學急

連地公開地變為反現實的文學。這些文學和藝術仰承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意旨，要求以鋪張的形式描寫資本主義社會，掩飾它的矛盾和恐怖。帝國主義時代的文學大半是欺騙的。

自然，文化界中的優秀份子反抗這資本主義對文學和文化的歪曲；但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只容許一小部分的文化界作民主的反抗，和以真正實寫的形式揭露現社會的不仁（羅曼羅蘭，托馬斯，亨利曼等）。

大部份的文化反抗者只向着近前的衰頹徵象作戰——向現代的文學和藝術，向現代對經典的觀念。無論怎樣，反抗既限於純文學現象的窄圈，則對此種文學的合理憎恨和鄙視引起想以「形式的革命」來挽回它的衰頹；所以文藝的流變就急劇地此起彼落。他們雖有忠實的想改造文學的宏願，但其結果不是減低其所表現的社會的真實性，局限於膚淺表象的寫照（自然主義）便是——反抗的主觀弄得過火一點——完全離開了現實。（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等）。

若我們知道現代藝術在發展中的各流派的社會背景，那我們可以明白蘇聯文學對過去和現在的態度，學說和實踐是怎樣。在社會主義的生活裏，傾向於真正的現實主義是由於內在的需要。社會主義文化的初期，必要以現在的文學為出發點。在生活本身猛壓之下，作家們較強地傾向於真正的現實主義，而不斷新增的工人讀者大眾更特別地加緊要求。結果，最近的現在的文藝風格，表現方法，藝術趨向均被認為障礙。作家和讀者開始去「發現」從過去的現實作家的文學裏找幫助。

在蘇聯，這發展是更急速而容易。因為資本主義在俄國較遲發展，和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即變為普



羅革命的結果，偉大的現實傳統在這裏比在西方為較新近較活躍。高爾基，在這時期中最偉大最著名的作家，為世界文學的現實傳統的承繼者，特別為俄國自普希金以至托爾斯泰的現實傳統的承繼者；同時他是第一本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這生存着的著名經典，使蘇聯文學傾向現實的發展相當容易。

很明顯的，這發展并非順利地沒有障礙或摩擦。是的，社會主義生活發展的辯證法要求現實主義於作者和讀者雙方。自然仍有很多作者多少受布爾喬亞沒落期的觀念論殘骸的影響，而覺得頗難脫離其傳統。

在蘇聯文學中各流派的鬥爭史，若看作為現實主義的鬥爭史，則是可分析的。我們見到對現實主義的認識是逐漸清楚和深化了。反抗現實主義的勢力，必然地變弱了。一九三六年，對形式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一場論戰，和在這論戰中平下去的對空洞抽象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批評，為這一鬥爭的頂點。

雖然，若說蘇聯文學已完全滲透了現實主義，資本主義的觀念論殘骸已盡逐出於文學領域外，則又錯，誤。在蘇聯文學中，仍繼續着各流派的鬥爭，但已不是反對或贊成現實主義的鬥爭，而是如何將現實主義提到更高階段的具體問題。

這些文學論爭與對庸俗的文學史文學理論的鬥爭密切地聯繫着，與打擊庸俗的社會學聯繫着。視文學為作家的階級地位的機械的產物，不是生長於卡爾主義的根基，而是從布爾喬亞沒落的觀念論中生長出來（泰納是這套理論的創立者之一），現實派在文學的發展，常更清楚地顯示這套理論不能衡量藝術的真正社會意義或實現主義的藝術問題。用它於批評只會變為替布爾喬亞沒落解釋與限制

文學的任務。所以反這套理論的最後批評營壘同在一九三六年出現，與對自然主義形式主義的鬥爭並行，並不是偶然的。在這裏，也可以見到鬥爭並沒有停息。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帶來現實主義在文學的勝利。它使所有真正表現現實的偉大傳統復活，使一切人類過去的文學發展變為可以理解和通俗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已成為人類過去歷史上一切重要進步的東西的承繼者。它不要像資本主義社會裏短命的文學時尚翻弄新花樣，但它代表世界文學史上一個新階段。

龍溪的阻塞

遠征

龍溪

親愛的河流啊

你那末雄渾

那末豪爽

從南方通到北方

有幾十對小河

在你的兩旁

像幾十對小的血管

當你豐滿時

你緩緩的流着

那末悠親

你養育幾百頃

稻種

蠶豆

桑林

你懷抱幾百只

輪船

航船

小船

.....

我們是怎樣愛你呀

你是我們的母親

你把絲運往

湖州

蘇州

上海

你又帶來了

布匹

用具

米糧

.....

現在我們

要把你釘死了

像釘死一條毒蛇

一點也不再思想

我們

農夫

木匠

店員

把巨大的木椿

一下下

狠心地打入河心

親愛的龍溪

你像平時一樣安靜

你忍受着痛苦

爲了阻止鬼子的汽艇

在我們可愛的國土橫行

我們情願

不要通船了

你也必願意

暫時失了自由

.....

下午

有汽艇的聲音

驕傲地衝過未完成的阻塞

在兩岸

有我們機關槍的怒喊

敵人在

鎮上

小村子

放下了火焰

同胞的血

在每條鬼子的刺刀上染遍

.....

我們含着眼淚

耐忍着苦難

從黃昏到半夜

趕緊把你釘煞

從河這面

到那面

我們划着小船

把一條條木椿

釘入河心

燈火的光

照着天空

天空是黑的

照入水中

照映着我們每人的臉孔

我們耐心地用鐵椎敲打

龍溪啊

你多受一分痛苦

這阻塞的工事愈將堅強

我們不願

敵人的汽艇

再在你的身上衝撞

我們不願

再讓敵人

在沿溪燒殺

.....

用你這只

短短的新生的臂膀

無情地攔住敵人的汽船

在你的兩岸

每隔幾步有一個掩體

有一個烏黑的槍口

瞄準你

敵人的汽船

必將在這裏極度恐慌

敵人的火焰

會向你咆哮

我們的

迫擊砲

機關槍

手榴彈

將堅決的回答他們

這批狗種

他們將哭着回去

## 論英國作家與政治

C·台劉易斯  
袁水拍譯

這裏我想把英國作家對於政治的態度爲諸君敘述一下。注意我所說的「態度」這個字；英國作家，即使在今天，很少有皈依一種政治信仰的，除了或多或少的淡漠和或多或少的熱烈來表示反法西斯蒂之外；一般說來，他們對政治的態度是聳起鼻子，別轉眼睛，望望然而去之。所謂政治也者，並不是一件紳士風格的東西；在理論上固然不錯，但在實行上是不行的；讓這個東西留給專家去幹，我們只要當心我們的寫作工作就得了。

這個國家會給世界以非常著稱的政治宣傳小冊子家，如同密爾頓，史衛甫特，地孚等，現在竟發生這種情形，寧不可怪。然而這並不是難以解釋的。首先，正如馬克斯指出，工業資本主義使一切價值卑下於金錢價值，藝術家的社會的功用被否定，社會和他之間發生了繼續增加之隔閡。第二，對自由的赤忱的愛受到法國革命的打擊，作家們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恢復。被法國革命的結局所打破了幻想，他們從政治活動脫開，漸次轉向象牙塔去，他們的思想最好是稱之爲自由的個人主義。對於現時的作家們，「自由」的意義逐漸減少了政治的自由的成分，變做他們的個人自由，他們愛怎麼寫，寫什麼……的自由。

這種自由他們還算有着的。只要不觸犯誹謗、叛反、瀆神諸罪，任何英國作家可以各行其是，不受干涉。他們的態度是這樣，如果有人要干涉他們寫作的自由，馬上會得羣起而攻之；他們厭惡法西斯主義，因為彷彿法西斯主義要取消這種寫作自由，國外的他們的同僚就是如此身受的；但是同時，他也會厭惡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相信共產主義規範了一個作家的心靈，使筆桿老是依着那條黨的點線而工作。作爲一個自由的個人主義者，任何英國作家不信任一切組織。除了出版版權等等方面的組織以外，他是很難參加其他組織的。甚至於他還不能分得清，含有建設作用的紀律與含有破壞作用的紀律，即法西斯主義，這兩種紀律之中有什麼不同。他常是一個真誠的——也許是朦朧的，有着進步思想的人物；但是他相信他的責任僅是把這種思想通過他的著作表顯出來就算；他沒有知道，如果要保持他表揚人類價值的地位，他還得對政治具有更進一步的積極意義。

耕地人的任務是耕地。這是當然的事。但是在原始時代，他還得一面握犁把，一面把劍插在腰裏，土地是需要他保衛的。無疑這工作有些妨礙他，限制了他從事於專職的自由。然而這限制，這妨礙比起全部毀滅來，總比較好些罷。今日的作家，若是拒絕參加政治活動，來保護他工作的基本的原始的條件，那麼他不僅是違反了他的傳統，而且他的本身的工作也將成爲虛偽，整個地崩潰。

英國作家們，我已經說過，是特別難以組織起來的。如同我們的國民大眾一樣，他們認爲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就是國會；以致他們對政治的態度便是淡漠、懷疑主義、笑柄；他們對於任何政黨的職業政治家表示可憐，表示微愜，討厭，好像這些政治家是正在幹着一件污穢的工作，雖則這工作是必需的，舉例，如倒垃圾

的人，通溝渠的人。若是作家之中有一個同伴在參加政治活動，他們就官感地疑心，他是個壞蛋，直到三年前，這國家裏，方始出現了幾個比較規模洪大的作家組織，除了一個作家團與一個筆會之外，這兩個組織在開頭時都是發誓說是純粹職業性團體，毫無政治意味的，直到今年才有些轉變。

其後，國際作家保衛文化會的英國部組織起來了，這組織的成功，有賴於比較年青的作家，他們是政治覺醒的，雖則不必全是正式參加政黨活動的黨員，他們相信現在是迫不及待的時間了，作家們必得廣泛地在進步意義之下聯合起來，他們的新組織所不同於其他組織的地方，就是允許必要的政治活動。此刻這組織的會員共計二百餘，英國當代前列作家亦在其內。雖則大部份工作還是由青年作家做。

當然，說他們全是社會主義者是不正確的。也不好斷定他們一定比年老一些的作家們的政治頭腦清楚。這正確性是有限度的。只可以說現代青年作家的思想多少有些左翼的成份。他們並不是在學理上變得政治覺醒，而是被社會的鐵硬的現實逼得如此。一九三〇年的不景氣打擊了他們，他們的收入，他們的名譽，以及思想在尚未固定之前，都受到搖動，世界大戰破壞了過去的道義，傳統，和一系列的價值，這些雖則已經極不堪，但尚可支持少許年代；他們的社會的物質與精神的浪費，以及戰爭的更深刻化的朕兆——這一切都足以使年青的一代受到極大的影響，形成了他們的文學工作的趨向。然而他們之中好些依舊不能獲得革命的結論，由於英吉利人的奇特的妥協慣性，以及命定論的思想，以及離開羣衆，最後是爲了英吉利人不喜歡追求合乎邏輯的結論的那種思想。

自從一九三〇以來共產主義吸引了相當多的青年作家，但是自由的個人主義的遺毒依舊留在他



們的血液中間，阻礙他們不能加入共產黨，並且造成別的已加入者發生破裂。我們有許多「革命的」作品，可是很少能表示出一個整個的統一的心智，頭腦與品格。藝術的趨向還是在意見紛歧中，直到法西斯蒂與戰爭越來越近，我們才被迫而開始考慮如何急救，不再作空論。

作家保衛文化會的工作在過去會組織若干委員會，幫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文化工作，協助教師，出版家等調查全國教科書，舉行展覽會，拍賣書籍，幫助西班牙難民救濟事業。去年六月在倫敦舉行大規模之作家大會，聲援西班牙及中國，到會者除英國名作家外，法國名作家阿拉貢，捷克阿特爾夫·霍甫曼斯特，美國作家聯盟及捷克諸作家都有賀電到會。未能參與大會的名作家也用書面發表意見「保衛自由，打擊法西斯」，他們一共有三十餘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如拉比加·魏斯忒，羅易斯·哥林斯提芬·斯班特，立特爾·哈脫等。通過決議（只有兩票相反）如下：「大會宣言法西斯主義之目的及手段均非人道，牠破壞人類的最高成就。本會目標在保衛真正的民主政治，惟有這種政治纔能够保證社會及個人之自由發展。」

但是英國的傳統態度還是被少數作家保守着。大會中華爾波爾爵士就當場表示願意退居一邊，他認為法西斯蒂搗亂他的心境和平，可是共產主義也是一樣的。「對於我們的屋子，兩者均係災難。」不過這種論調終於給羅薩門·勒曼，薛爾維亞·湯遜·華納，以及我的演說辭所打擊。退一步講，無論你如何不喜歡共產主義，在此刻，威脅英國及世界安全者，乃是法西斯主義啊。

這一次的作家大會固然一方面表示文人之中還有不少對共產主義毫無認識，智識階級要組成一

個人陣綫還有不少智識上的以及情感作用的阻礙。但作家之中，憎惡法西斯蒂的精神是一致的。所需要的是從此產生真正有力的政治力量。我們的當前任務，同列寧的話說，便是「忍耐地去說服」我們的文僚，不能孤獨地向法西斯主義進攻，也不是說單靠筆桿就行，非得人民大眾發動大規模的運動不可，而作家呢，在思想方面之外，還得實際的行動去協助。

## 華雷士傳

馮亦代

最近在美國電影界中有二張哄動一時的影片，一張是「納粹間諜的自白」，一張便是本文所要介紹的「華雷士傳」（中譯名爲「還我河山」）。「華雷士傳」公演之後，美國全國的輿論，一致推崇。民主政治的領導者們，特別是羅斯福總統，譽爲「對於民主社會有不可磨滅的力量」；其他如內務部長華拉斯，駐墨西哥大使麥塞夫·代尼爾，和工人中立同盟的蓋諾·傑克生都讚揚這片子的對於社會的重要性。

「華雷士傳」敘述了皮尼多·巴白魯·華雷士爲墨西哥的民族生存，人民自由，和民主政治的鬥爭史。詹姆斯·鄧肯在新羣衆上說：「在加蘭得河流域，皮尼多·華雷士一直到现在還和民衆生存着，像林肯和我們生存着一樣地。」

華雷士是墨西哥奧克沙卡的印第安農民，在一八五八年被選爲墨西哥共和國的總統。五年來，這位聰敏的，頭腦冷靜的理想主義者將自由和平等獻給了人民。他以合法的手段從少數有勢力的富豪那裏，將土地重行分配給貧苦大眾。在他的治理之下，他使三十年來紊亂的財政得到重生的機會；他取消一切

外債的償付，而使人民減輕賦稅的負擔。

這樣便招致了國內大地主和富豪的嫉妬；其中有一個名叫米拉蒙的，便向當時歐洲大陸最反動的拿破侖三世和尤琴尼皇后乞援。他們的條件是這樣的：如果法國派遣足夠的軍隊到墨西哥去收復大地主的失地，和推翻現有的共和政治；法國可以得到大部的墨西哥礦權。這樣除了可以補足軍隊作戰的費用之外，還可以生產出更多的錢來。而尤琴尼皇后則更增加了一個條件，她不惜用兵力來壓迫墨西哥民衆舉出一位皇帝來，這位皇帝是奧地利的貴族，馬克西米林·馮·哈布斯堡。

法蘭西的軍隊侵入了墨西哥，將華雷士和他的殘破的軍隊驅到北部去。在一八六四年，馬克西米林和皇后卡羅姐在五月的陽光下到達了克羅茲，而成立了墨西哥皇國。然而華雷士却並不因兵敗而灰心，當他的軍隊退到不能再退的地方時，他堅決地說：

「以後我們要重新開始過。軍隊應該解散，軍官和兵士應該回到他們來的地方去，靜靜地候着一個時候，一個來聽我命令的時候。政府到那裏去，我不能說——一個星期在這裏，一天在那裏。國都是在車輪上的……在我的馬車上。無疑地我們還會被迫後退，一直退到美國邊境上。但我們永不會通過邊境的。只要有着遵守憲法的政府存留在墨西哥的土地上，墨西哥共和國是永遠存留着的。」

一面他還是領導着墨西哥民衆，進行着艱苦的鬥爭。馬克西米林要求華雷士停戰，而且請他去做首相，但是華雷士淡然地拒絕了。他嚴厲地表白：他不能接受在王朝下的位置，除了在民主的墨西哥政府之外，他是反對一切的政權的。墨西哥必須由墨西哥人民統治，決不能讓一個外來的獨裁者毀滅了墨西哥。

的民主政治。

直到美國南北戰爭停止以後，林肯總統重申門羅主義的國策，逼迫着拿破崙三世撤兵。結果華雷士規復了故土，而作拿破崙三世傀儡的馬克西米林則成爲階下之囚，終至被判死刑。

馬克西米林本人是極賢明的，人民雖然憤恨他是侵略者所帶來的統治者，但因爲他的誠意，便請華雷士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赦他一死。但是華雷士却說：

「他一定要死……他一定要去死，將他的死作爲墨西哥人民的教訓，任何人要想將自己立在人民和人民自由之上的是只有一個必然的命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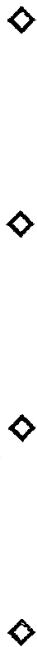
正因爲「華雷士傳」是一部記錄這位墨西哥民族英雄對於帝國主義和爲虎作倀的傀儡政權作殊死戰的歷史片，配合着目前帝國主義爲重分殖民地而衝突益尖銳化的現實世界；這片子才有了不可磨滅的時代意義。本年三月份「TAC」（美國劇院藝術委員會會刊）的評論中寫下了下面的話：

「TAC雜誌引爲無上的榮譽來推薦華雷士兄弟公司的華雷士傳和大衆相見。這影片的价值之一是在於牠的對於歷史事件作光榮的顯示。這種歷史事實和目前的西班牙是極相近似的。

「『華雷士傳』所給予的教訓是極晶明的。沒有偽造的「中立」阻止以軍火金錢去幫助墨西哥在一八六三年抵禦外來的侵略。我們怎能在今日反而做得極少哩，當在西班牙的法西斯蒂勝利會直接

威脅到南北美的民主政治的時候，「華雷士傳」是美國爲民主鬥爭的一個有力的供獻，而偶然地對於解除對西班牙共和國軍火禁運給予一種有效的提示。倘使「華雷士傳」在最後開映的時候，達到了脚本本身的期望，無疑地這是本年度一張特出的片子。」

本片另一個特出的企示，則爲如五月九日新羣衆週刊所說的「這張特出的影片的優點之一是牠的對於種族主義的攻擊。」在故事進行的一個過程裏，華雷士的叛逆的副總統烏拉第，請求華雷士不要過問國家大事——他說要是給一個印第安土人做領袖，會破壞整個運動的；爲什麼不讓一個西班牙種的烏拉第來做呢？華雷士不願相信這位副總統是個內奸，耐心回答他說他自己是爲千百萬和他一樣的印第安人選舉出來的，而他非爲他們的自由奮鬥不可。



華納兄弟公司攝製本片的動機，據本片的製片人亨利·勃蘭克說，是在一九三七年就開始的。他們在「左拉光榮傳」完工之後，就想到給保爾慕尼另一張傳記片子，但這樣的片子極難找。最後還是華納公司的製片顧問海爾·華烈絲建議攝製「華雷士傳」。

脚本的寫作，可說是造成了好萊塢的記錄——從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起，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爲止，整整地十四個月。全片的攝製費用共美金一百七十五萬元。抵過普通影片十二部的費用。

安尼斯·麥金斯、蘇格蘭藉的致據家和編劇人，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開始他的脚本寫作，但是他在

落山磯和好萊塢找不到更多的參攷書。爲了增加腳本的完美起見，除了從二百處不同的來源中收集了三百五十本關於這史實的參攷書之外，公司還增派了烏夫根·萊印哈德（大製片家麥克斯·萊印哈德的兒子）和約翰·胡司頓來共同工作。最後則由哀勃·芬格爾來寫對白，再由威廉·戴代爾導演。

本片由保爾慕尼飾華雷士，蓓蒂黛維絲飾皇后卡羅姐，白理安·阿漢飾馬克西米林·馮·哈布斯堡，約翰·加費爾德飾保費利奧·戴茲——一位青年的爲自由的鬥爭者。蓓蒂黛維絲在片中最精湛的演出是在拿破崙三世撤兵，馬克西米林被捕後，她在明白前途的一無希望，而突然發狂的一幕。而慕尼的演技，則可引用本片的製片人勃蘭克的話：

「現在，慕尼完全滲入於真正的華雷士自己了。」



美國國務卿威廉·H·塞瓦特是極熟悉林肯和華雷士的。在一八七二年華雷士逝世時，他說：「他是我所曉得的最偉大的人。」

「你沒有忘記林肯吧？」一位新聞記者問：

「皮尼多·華雷士，」塞瓦特說，「是他的時代裏底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領袖。」

而對於這片的製作的評論呢？詹姆斯·鄧肯在新羣衆上說：「這張片子對於受誹謗的墨西哥有着善意的傾向，而是敦睦邦交的工具。就爲了這個原因，這是張光榮的人類的戲劇，以電影底集體藝術的理論與實踐而言，『華雷士傳』是好萊塢最偉大的影片。」

## 「純文藝運動」

水拍

把皇后道上的書店翻了一通，知道上海的一部份文藝界最近發生一種奇特的現象——純文藝運動。這不能不說是文藝界一樁不可忽略的現象。他們之所謂「純文藝」究竟指什麼一種文藝？他們對抗戰文藝取何種態度？牠們是怎樣發生的？牠們的內容是些什麼？他們爲什麼對「非純文藝」作品——抗戰文藝，要稱作「抗戰八股」？他們發展下去是……？

問題很多，但，大致都是很容易解答的。我們知道，在今天，文藝界中決不會發現「爲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或是「藝術至上主義」（註）或是「個人主義文藝」這一類論調。也不再會得堂而皇之地說什麼「言志派」，「唯美主義」，「虛無主義」，「頹廢主義」，「色情文學」……以至於不久以前的「無關抗戰文學論」。因爲這些腐臭東西早已被清算，被擊破，被消滅。然而同時我們又明明見到這些鬼魂的復活——至少，已在蠢然思動，又給某種力量撐起背脊，儼然地站了起來，雖則是沒有血肉的紙糊的人馬。正爲了這些腐臭東西的名目太難看，人們一望便知，所以巧立了新的稱謂，以便躲閃於一時。於是「純文藝」，「中間文藝」，「永久的藝術」，「藝術的藝術」等等比較「高貴」些的卡片被利用了。把這



些卡片投到讀者身邊，要讀者們肅立致敬，爲了這批「忠於藝術」的貴賓。如其把他們的外衣卸除呢？原來就是那些鬼魅！

「上海變做「孤島」之後，一部份的文人發生了在黑暗中失去搏鬥的勇氣的現象。我們固然不能斷定或懷疑他們已跟黑暗妥協。可是明顯地他們在脫離抗戰中文藝工作者所站的崗位，漸漸從無關抗戰傾向到有害抗戰的一邊去。他們譏言文人既不能投筆從戎，藝術還是藝術，那就光光弄藝術好了。厚顏者更自作考語謂：「多少文人則心有餘而力不足，終於做不到投筆從戎……而在自己所建起的象牙之塔裏，他們照常製作他們的誤已誤後人的作品，他們知道戰爭終會過去，藝術仍將永在，世界也不會變到那裏去，中國更不會變到那裏去。他們自知於抗戰無益，但勉強加入抗戰之於抗戰無益一樣……」這是極可觀的純文藝論的粹。他們直認躲在象牙塔內，肯定所作的文藝是爲了個人的享樂和供給別人的消遣。他們認爲抗戰是一個不適宜於文藝的創作的時代，抗戰一過，抗戰文藝完蛋了，文藝正統還是他們的，他們死抱住永久藝術。他們自慰曰，「對逃避現實的文人我們寬容，希望他們致力於永久的藝術，使異日文壇上，豐富得有樹也有花。」「抗戰是短促的事情，藝術却是永久的。」

他們希望反對這「純」文藝「運動」者們，不要「如火如荼的展開反的運動」讓他們「忠於藝術者」安心做一些特殊的，永久的，爲將來的「偉大工作」。什麼樣子的「工作」呢？這些純文藝的刊物自己會開口，舉例：

乳贊辭 于一平

隆起了天

天，追啊

她底年輕，在記憶裏

一疊山

山，山，山

一曲水

水，水，水

軟軟地散，散

渾圓的夢，張開

夢底的傘

罩住美態

追那隆起了的天

這就是「純文藝」之一了。那天我在書店裏，看見許多純文藝刊物的旁邊，還躺着一本北平來的「朔風」，其中居然也有文藝論文，大致說，文藝也者，始終脫不了「褲子帶以下的趣味」云云。把「乳」作「費」，當然不屬於這個，而是「褲子帶以上的趣味」，否則，不上不下，屬於「中間文藝」的疆界了罷？

(註)「在現階段，文藝的定義和觀感都改變了，文藝不再是少數文人和文化人自賞的東西，而變成了組織和教育大眾的工具。同意這新定義的人正在有效地發揚這工具的功能，不同意這定義的藝術至上主義者在大眾眼中也判定了是漢奸的一種了。」(夏衍)——「抗戰文藝論集」

## 序珂勒惠支畫冊

葉靈鳳

第一次見到珂勒惠支的版畫，已經是八九年以前的事了。

許多人應該還記得，那時上海四川路橋附近有一家比較進步的西洋書店，資本大約是德國人的，因此除了英美俄法的新書以外，架上最多的是德文書，此外還有不少德國出版的畫集。影響中國初期木刻很深的麥綏萊爾木刻集，最初就是由這書店輸入的。這書店有一次舉行了一個小規模的版畫展覽會，都是原作者手拓簽名的作品，我記不起陳列的是那一些人的，但現在想起來，最多的怕就是珂勒惠支的作品，因為當時我所愛上的兩張：一張畫面是橫的，一個巨大的婦人的背影，傾斜着上體高舉兩手，像是在命令，又像是在驚呼，在她面前有一大羣人貼地疾進，像是一陣狂風，又像是一羣突圍的獸；另一幅也是橫的，一羣男女工人圍攻一座鐵門，鐵門早緊閉了，男子在前，婦人在後，婦人用手挖取路面的石塊投給男子，路面已經很凌亂了，旁邊有一個孩子牽着母親的衣裾哭着，一切都是絕望的憤怒。

當時正從美國「新羣衆」月刊和日本複製印刷品上開始接近新藝術的我，從未見過一幀畫面上

表現着這樣的緊張，有力和激奮。我站在這兩幀畫面前驚怔了。我很想擁有牠，但每幅三十幾塊的定價，使我完全放棄了這種奢念。

這就是珂勒惠支名作「農民戰爭」中的「反抗」和「織工」中的「突擊」。後來魯迅先生將這兩輯版畫都翻印了出來，說不定就是從這家書店買去的。

珂勒惠支的版畫原作出現在中國大眾之前祇有這一次，但有機會見到的人怕很少。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曾影印了他的版畫選集，不過發售的也祇有三十三冊。此外，祇有文藝刊物「北斗」、「現代」，譯文」先後複製過一兩幀而已。

一

凱緞·珂勒惠支 (Kaethe Kollwitz) 可說是當代擁有光輝歷史和世界聲譽的唯一女畫家。她是純粹的德國種人，(但也同樣的不容於希特拉，被放逐到國外了。) 生於一八六七年，今年已經是七十二歲的高齡了。是一位由候補法官改行爲木匠的女兒，自小就有藝術才能，曾由父親節省家用資送她到今日在歷史上將未留着污點的明興學過銅刻。一八九一年與醫生卡爾·珂勒惠支結婚，在柏林的工人區住下，丈夫給貧困的工人施診，她便將病室裏的這些悲慘的被壓迫者作爲描寫的對象。這環境不僅影響了她的作品，並且決定了她在藝術上所應走的路。歐戰中她犧牲了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兒子德意志。共和國成立後，她被給與了在藝術上應享的光輝和榮譽，她是第一個被邀請入會的普魯士藝術學院女

學生。希特拉當權後，她被剝奪了一切職位和年金，她的作品從德國的美術院的壁上撤除，她的展覽會和印刷品都遭受禁止，最後，她本人也無法在德國容身。目前，她正和她本國許多流亡文化人一樣，容居在瑞士。

成爲當代第一流藝術家的珂勒惠支，她的作品受到普遍的愛好讚美和尊敬，是因了她在每一幅作品中所寄托的同情、愛、憎恨和憤怒。支配着她的畫面的有兩大主題：中年的作品是勞動階級生活的陰暗和他們無望的鬥爭；晚年的作品則顯露了一位女流畫家的特色，母性的慈愛。她幾次描寫了母親爲了孩子和死亡疾病飢餓的搏鬥。

這兩種主題支配着珂勒惠支的作品，她在這上面寄托她的同情和慈愛憤怒和希望。四十年來，歐洲的勞動階級將她當作了慈母，將她的作品當作了苦痛中的慰藉和未來的啓示。反之，她的敵人却將她當作了眼中釘，可是却無法抹煞她作品的價值和存在。他們用榮譽職位，甚至金錢來籠絡她，想將她收買，可是珂勒惠支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她不肯叛她的信念，她不改變她已決定了的路程，她知道她的藝術在人類進化史上所應負的使命，她屹然站立不動，不出賣她的藝術和良心。

珂勒惠支的代表作，是她兩輯連續的銅版畫：一八九八年所作的六幅銅刻「織工」和一九零四年間所作的七幅「農民戰爭」。前者是看了霍甫特曼的劇本「織工」有感而作，題材是德國紡織工人貧困的生活和無望的鬥爭；後者是採用了十六世紀德國歷史上第一次的農民解放戰爭爲題材，描寫農民在非人的生活下所起的醒覺，以及爭取自由失敗後受到地主們更殘酷的報復。

珂勒惠支用一種寫實的同時又是象徵的手法描寫着這些悲慘的故事：正如西班牙的果耶所作的「戰爭的災難」一樣，畫面上見得到的不過是小小的一部份，更多的更大的悲慘，還隱藏在畫面上看不見的模糊黑暗中。畫面上一個織工的孩子餓死了，這正是德國當時每一個織工家庭所遭遇的命運；一個農夫牛一樣的匍匐在地上負着犁耕田，當時的德國農民所遇的正都是這樣牛馬一般的非人生活。因此這兩輯作品不僅是一種暴露，同時也成爲一種控訴，佐證。

在技巧方面，珂勒惠支在這兩輯銅版畫上達到了日爾曼古典版畫大師們的最高水準。德國資產階級的藝術批評家雖然憎惡她所採取的題材，但當「織工」和「農民戰爭」公開展覽時，却無法掩飾他們對於珂勒惠支藝術才能的驚奇，他們無可奈何地嘆息的說：這樣的一位藝術家竟是「貧民窟的藝術家」，真是「德國藝術的損失」。

此外，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使人一見不能忘記的還有：想從死神手中搶回母親的「婦人爲死亡所捕獲」；描寫戰後德國生活恐慌的「麵包」和「德國的孩子們餓着」；孩子們飢火炎炎的深陷大眼睛，使人彷彿見到這種恐慌製造者的罪孽；紀念戰死的孩子的「母親們」；獻給蘇聯革命十週紀念的「聽着」和「推進曲」；珂勒惠支用撫愛和團結表示了她對於革命的擁護；紀念李十克內西之死以及那幾幅抱着死去了的孩子屍骸的母親的木刻，這其中的一幅，魯迅先生曾在一九三二年左右用來紀念當時被犧牲的柔石。

珂勒惠支作品的風格已經成了今日世界進步青年版畫家的楷模，但是她自己却說過不願囿於自

已既成的風格，她隨時在尋求新的更自由的表現方式。他不將題材來選就她的工具，而時時為某一種特殊的題材尋求最適合的表現方式。她時常將同一題材用銅刻，石版畫，木炭，木刻來反復地表現，以求獲得最高的效果。晚年，爲了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十八歲的兒子，她開始研究雕刻，爲比利時的德軍墳場製作紀念雕像。

## 二

中國的版畫藝術，正和她的工作者一樣，都還在青年時代，但已經被逼不得不担負壓到眼前來的艱鉅的責任。面對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牠所提供的無數的神聖，勇壯，悲慘，苦難的素材，青年藝術工作者感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但同時對於這種種偉大復仇的題材，又感到自己的技巧不够純熟，無法自由地表現自己的意象。同時，又沒有時間可以學習，更沒有地方可以獲得良好的指導和參考，於是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和彷彿。這冊畫集的出版，我以爲，在這方面至少可以填補一部份的缺欠，救了暫時的急。珂勒惠支所慣用的題材：死亡，貧苦，飢餓，爭鬥，她在這上面所寄托的同情和憤怒，她所給與的啓示和鼓勵，她所運用的寫實而又象徵的強勁有力的手法，都可以使我們從她的作品上獲得有益的參考和幫助。還有，更爲重要的，她對於現實的認識，她始終不懈的政治信念，她對於藝術的忠實，至老學習不懈的刻苦精神，更是每一個藝術工作者的永久的模範。

珂勒惠支用她的藝術曾經慈母一般的撫育了德國貧苦的孩子。在藝術上同樣貧苦的中國青年們，



利勝的初級

無疑地，從她的作品上，也將獲得同樣慈祥深厚的藝術撫愛。

一九三九年十月

# 白癩疫

捷克喀來爾·察貝克作  
徐 遲 譯

近代最偉大的捷克文學家察貝克(Karel Capek)已於去年捷克淪亡以後，離去人間，他的最後一個劇本利與光榮，是棄世前不久作成的。埃立伽曼說這個劇本表示察貝克「作爲一個才智的鬥士是能夠在最崇高的境界裏，進靈性的瞭望塔上，發動一個反法西斯的戰爭的。」

(獨裁將軍，忙着審閱公文，伏在桌上寫字。保

羅入。)

保羅 大人，克虜格伯爵求見。

將軍 有請。

(保羅出，片刻後導入克虜格伯爵，即退

場。克虜格伯爵走到桌前，將軍仍寫字。)伯爵，請坐請坐。(克虜格坐。)我不會叫你等得太久的。(沉默片刻後他放下了筆。)好，現在，我們來談正經。(伯爵略欠身，似有起身肅立之

狀。)你別起來，伯爵。請你來，爲的是你能够親

自向我報告，你的工作進行了怎樣。

克虜格 我們做到了一切可能的，萬一有什麼意

外也都顧算了。

將軍 結果呢？

克虜格 我自己還不滿意。雖然我們已經比總司

令部的要求超出了百分之卅。

將軍 好極了。

克虜格 我們這樣做，並不爲了牟利，你知道。

將軍 兩種毒氣呢？

克虜格 你要多少是多少，雖然昨天出了亂子。

將軍 亂子？

克虜格 廠裏有一個蒸溜瓶炸了。死了三個男的，

四十個女的。當場斃命。

將軍 可憐，這樣的時候出這種事。好，伯爵，你的成

績正符合我的希望。我恭賀你。

克虜格 謝謝大人。

將軍 那末我們差不多準備就緒了。

克虜格 很有準備了，大人。

將軍 謝謝你，我知道你不願意我打叉。可是你的

姪子保羅，我倒滿意。

克虜格 謝謝大人。聽了很高興。

將軍 我跟你，我覺得不單是朋友，伯爵，而且有親

戚關係。我的女兒一刻不停的說起保羅。

克虜格 (恭恭敬敬的起立) 大人，這是無上的

榮幸。

將軍 我也覺得無比的高興。我還記得，要是沒有你，我也不會有現在的地位。我永遠不會忘記

這個。

克虜格 大人，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這樣做，我是

爲了國家。我對於我的工作，恰好也感覺興趣

……呃……我如果不明白這一點，我真是忘

恩負義之徒了，是嗎？

將軍 克虜格，在我出兵改革這政體，後來就當了

大將軍之前，你同我握了一次手，記得嗎？

克虜格 這樣的事，那會忘記，大將軍。

將軍 (起立，克虜格亦起立) 好，我要來一次更

大更光榮的進兵了，所以我們握一握手，好嗎？

(將軍伸手給克虜格，但克虜格避開了。) 克

虜格，什麼，錯了嗎？

克虜格 大人，我不能跟你握手。

將軍（驚奇） 爲什麼不能？

克虜格 大人，我有麻瘋病。（將軍聞言爲之辟易）

驚惶地看住克虜格，克避開他。）

將軍（沉默後） 你去看了齊格留教授沒有！

克虜格 看了。

將軍 他怎末說？

克虜格 他沒有辦法。就去看嘉侖。（說了他走到

窗前。）

將軍 他怎末說？

克虜格 我的病兩個禮拜會好。

將軍 好啊，克虜格，我說不出的高興。別怕。你就會

好的。

克虜格（平靜地） 可是嘉侖要求我一件事。

將軍 嗯，照他做去啦。不要是錢的問題才好。現在

錢都做了賭注。嘉侖要求你什麼？

克虜格（將軍坐劉桌旁時） 只不過要求停止

製造軍火。

將軍 啊，我懂了。那末他們說他是瘋子，是真的嗎？

克虜格 也許。你得考慮考慮。

將軍 你不用考慮？

克虜格 請大人原諒。可是我不能不從這另一個

方面來觀察這件事。

將軍（驚奇） 你的意思，不見得是對於你的工

廠的生產，要打算辦理結束吧？

克虜格 從技術上來說，大人，我這樣做並不是不

可能。

將軍 嗯，克虜格，你得想辦法，勸勸嘉侖不要固執

要求這種荒謬的條件。

克虜格 可是他這個救我性命的條件，是我應該

爲和平努力。

將軍 好啦，你讓他醫，把工廠的出產停止兩個星

期。這當然是討厭萬分的，可是我們另謀補救。

我們證明這是我趨向和平解決的最後一個姿態。那末，兩個星期一到……

克虜格 我又開工嗎？謝謝大人，可是這末做對嘉

命太不公平，我們能否這樣呢？

將軍 克虜格，你跟我一樣明白的，戰爭的事不管

公平不公平。

克虜格 我想你太看輕了嘉倫的聰明。大概他醫

治我的病，想來總不止兩個星期。

將軍 對的。他不會讓你覺得容易的。（起立，走向

壁爐。）這樣地，克虜格，你考慮過之後，立刻把

你的決心告訴我。

克虜格 我已經決定了。（將軍轉身向他）

將軍 唔？（他回到桌子上。）

克虜格 我決定接受嘉倫的條件。

將軍 （站在桌後）我不明白。你怕得這樣嗎？

克虜格 不。你會不明白的，將軍。恐怕像一把刀子

在挖着你的心，你不會明白這時候這種可怕

的感覺的。我不能不想像到我在鐵欄的裏面，

尖聲死命的叫。叫着「爲上帝的緣故，救命啊，

任何人！沒有一個人能够救我嗎？」可是沒有

回答……有的只是我四週幾千個死於麻瘋

病的人的尖銳的叫喚。

將軍 克虜格，你同我是老朋友。如果在這個世界

上我有能力給任何人幫任何忙，我幫你。可是

我怎樣來幫你呢？

克虜格 和平，大人。爲了我，和平吧。救救我，救救幾

百萬別的像我一樣害麻瘋病的人。（在恐怖

中突然下跪。）將軍，你有能力救我。爲了上帝

的緣故，救救我。

將軍（粗聲）起來，伯爵！起來！別傻起來！（克虜

格起立，卑下地站在將軍前面。）

克虜格 大人原諒。

將軍（冷冷的） 你得提高你的工廠的生產。成績欠佳。懂不懂？

克虜格 是，大人。

將軍 我不用說得，你的責任是爲了國家的。你不能有一個時候忘掉他。

克虜格 我允許了，大人。（將軍走到克虜格面前。）

將軍 這樣，那末我們握手。

克虜格 不，將軍，你忘了……

將軍 如果我害怕，連對你，克虜格，都害怕，那我就不能夠當領袖……伯爵，你的手。我並不害怕。

克虜格 （遲疑地伸出手來，）將軍，遵命。

將軍 謝謝你，伯爵。（將軍和克虜格握手。兩人凝視片刻，於是克虜格轉身下場。將軍按鈴。保羅入。）

保羅 大人吩咐？

將軍 我請嘉倫醫生來。

（幕落。幕再起時，時間同日，佈景同前。將軍仍坐在桌上。傳令官入。）

傳令官（在門口） 大人，嘉倫醫生求見。

將軍（寫着字） 帶他進來。（傳令官退場，帶了嘉倫醫生進來。他們靜靜等在門口，將軍繼續寫字；後來他說話了。）嘉倫醫師嗎？

嘉倫（給將軍和他的氣派嚇住了，他很迷亂。）是，教授。

傳令官（輕輕的校正他） 大人。

嘉倫 我是說，大人。

將軍（仍寫着字） 來。

嘉倫 是是，先生——呃，大人。（他走上幾步。將軍放下筆看他。）

將軍 嘉倫醫生，因爲你治白癩疫的成功我請你來向你致賀。最近我接到各地衛生署關於你

的成績的報告書。(他拿起一個公文夾來。)  
你的成績有別的醫生簽字證明。這是一個大  
成功。

嘉侖 (受寵但仍驚嚇) 謝謝先生……謝大人。

將軍 醫生，我有了一個計劃，想來你一定贊同的，  
我想到把電杯醫院改爲國家醫院，專治白癆  
疫。你整備一下，接受該院院長的職位——立  
刻上任視事。

嘉侖 (驚惶地) 可是，先生，我不能夠。我的意思，  
這辦不到。我忙得這樣，大人，我不能拋棄他們。  
將軍 醫生，你要知道這是命令。

嘉侖 可是我不能接受這種職位。我沒有那種應  
有經驗。

將軍 那末你這個職位，另有方式。(他給傳令兵  
遞過一個眼色。傳令兵立刻下場。將軍繼續說  
話。) 醫生，你拒絕了診治克虜格伯爵。

嘉侖 原諒我，我沒有。我不過說了一個條件。

將軍 你應該醫治他不許有條件。

嘉侖 大人，我很抱歉，可是我一定要堅持這個條  
件。

將軍 醫生，你知道要強迫執行一道命令，有很多  
方法。

嘉侖 是的，我知道。把我關起來吧。

將軍 好。(他裝一個姿勢要按鈴。)

嘉侖 (迷亂起來，在將軍按鈴之前說話了。) 不，  
先生，別這樣做。我有許多病人，他們依賴我。如  
果你把我關了起來，你要殺死他們了。

將軍 (冷靜地) 誰阻擋了我就該死。他們不是  
第一個死的人，醫生。你考慮考慮。(他站起來  
走向嘉侖。) 告訴我，你是瘋了呢，還是自命爲  
英雄，或是什麼？

嘉侖 (簡單地) 不，先生，我沒有什麼英雄氣概。

可是大戰的時候，我是軍醫，當我看到這末多人死了……

將軍 醫生，我也曾參與大戰。我看到這許多人爲他們的國家作戰，我把他們當做英雄，帶回家來。

嘉倫 可是我看到他們——你沒有把他們帶回家來啊。區別在此——大人。

將軍 你是那一個部隊？

嘉倫 (拍的一聲立正) 大人，步兵第三十六隊？

將軍 好部隊。你得了獎章？

嘉倫 將軍，得了金十字架和刀獎。

將軍 (和他握手) 嘉倫，好啊。

嘉倫 謝謝將軍。

將軍 好，現在你應該到克虜格伯爵那裏去報到。

嘉倫 我不能，先生。

將軍 不服從命令？很好。(他聳聳肩膀按按桌上)

的鈴。傳令官入。向傳令官) 逮捕嘉倫醫師。

傳令官 是，大人。(傳令官向他走近時，嘉倫回身

向了將軍。)

嘉倫 大人，我不知道你想到了沒有，說不定有一天，也許你也需要我？(將軍銳利地看着嘉倫)

將軍 我？

嘉倫 是的，也許你。

將軍 我想不至於。(他停了一停，仍然望着嘉倫，於是轉身向傳令官) 去吧。(傳令官退。將軍

發覺他先前的政策並不生效，換過聲調對付

嘉倫。他試一試友誼的態度。) 我很有點話

跟你說，嘉倫，可是你這樣倔強，我真不知道該

如何和你說話。現在你聽我說，克虜格伯爵是

一個偉人。他是萬分重要的，不單對於國家，對

我，也是這樣。他又是我的一個唯一的朋友。我



祇能把他當做心腹。嘉倫，你不知道做一個獨

裁者是多末的寂寞。沒有一個人可以談談的

地位平等的人。我把這個告訴你，好漢碰好漢。

因為我要你幫我一個忙，我有很多時候沒有

求人幫忙過……醫生，救救克虜格的生命。

嘉倫 大人，你使我很為難。如果我能够，我就慷慨

地幫助你。可是我也要求你幫一個忙。

將軍 我不會允許的。

嘉倫 自然。你不但是一個大政治家，也是世上的

一個強權。你的權力是沒有限制的。你能不能

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把永久的和平獻給世界，

將有怎末樣的效果？你能不能看到這是一驚

人的效果？整個世界爲了你在擴張軍備。如果

你老實說出來你要和平，競爭立刻消弭。世界

便自由了。

將軍（冷淡地） 我可以告訴你麼？我們正在談

克虜格伯爵的事。

嘉倫 是啊。你不但可以救他，還可以救全世界幾

百萬的癲瘋病人。你只要做到說一聲你有誠

意造永久的和平。大人，你明不明白，一切都在

於你？這些不幸的人，成千成萬的死去，只有我

一個人能够勉力救活他們，我能不能向你伸

請，救救他們？至於克虜格伯爵，拒絕救他的性

命我也於心不忍的。爲了他的緣故，姑且不說

我反對他的工作……

將軍 克虜格伯爵無答應你的條件的可能。這太

荒謬了。

嘉倫 只要你說一聲，一切都合理了。

將軍 我一定要解釋給你聽，像解釋給一個孩子

一樣嗎？你總不會以爲，和戰的問題僅在我個

人的意興的吧？我得根據最有利於國家的原

則行動。如果國家必須戰爭，那我的責任是備

戰，是領導牠

嘉侖 可是若不是你，這個國家不會發動一個侵略戰爭的，是嗎？

將軍（坦白地） 不，不是的。若不是我，這個國家

決不會準備這樣的一個戰爭。牠不會認識牠的機會的力量，可是今天，感謝上帝，牠認識了，而我只是執行牠的意志……

嘉侖 可是這是你，你自己形成牠，造成牠這個樣子——給牠這個意志的。

將軍 是的，我的確使他覺醒了，使牠再成爲一個國家。醫生，你相信和平是比戰爭好。我却相信一個勝利的戰爭比一個屈辱的和平更好。我沒有權利剝奪我的國家的勝利……

嘉侖 或者牠的死者？  
將軍 或者牠的死者。你能不能明白？牠們的血可以使外國的，僅僅一片土地，變爲我們的可貴

的國土，就是他們的子孫，將利用這片土地而

感覺到驕傲——只有戰爭可以使人民變爲國家，又使平凡的人變爲英雄。

嘉侖 變爲屍體啊。大戰那次我看到的死人比活人多呢。

將軍 這是你的職業，醫生；在我的職業，我看到了更多的英雄。因爲在無人區裏醫治傷兵，而賞了你一個獎章，這不是勇敢嗎？

嘉侖 不，這是醫生的一部份工作。

將軍（他的聲音很真誠。他簡單地說話而沒有誇耀。）現在你聽我說。關於你這和平議論。你以爲這是特別付托你担任的一種工作嗎？

嘉侖 我不十分懂你，先生。

將軍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以爲你，在你的行動之中，有一個，就說是一個上蒼的權力，有牠在導引你嗎？

嘉侖 一些也不。我這樣做，只作為一個平民。

將軍 你並不，像我和你的工作，戰爭與和平裏面，

一定有一個上蒼的意志在導引我們的。

嘉侖 什麼意志？

將軍 神的意志。我知道我是神命令我的，不然我

不能……

嘉侖 你的意思說你被迫要發動這個戰爭？

將軍 是的，用國家的名義來說。

嘉侖 全國男兒都要去死。

將軍 對了。

嘉侖 而他們的爸媽都死在癡瘋病裏？

將軍 醫生，我不能討論他們。他們不是兵，除了軍

隊之外，沒有別的對於我再者是重要的。你應該

診治克虜格伯爵。國家需要他。

嘉侖 叫他自己來找我。

將軍 那末你還不放棄你的不可能的條件？

嘉侖 正是這樣，大人。

將軍 那末，醫生，我恐怕我有這個自由來把你……

！（將軍正待按桌上的鈴，電話響了。他拿起

來聽筒。）是誰說着呢？什麼……什麼……他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的……很好。

（他放下聽筒，轉向嘉侖，用粗大的無生命的

聲調說話。）我不必監禁你了，嘉侖醫生。我想

我得感謝上帝，五分鐘之前，克虜格伯爵自殺

了。

（幕落）

## 論作家底再教育

杜埃

### 一 目前階段作家再教育問題

我們的戰爭，行將進入新時期。然而，在目前，這個過渡階段，還沒有實際的結束。雖然在軍事的力量上，已進步到了某種程度的穩定，但這穩定，還不是決定的穩定。關於這，主要的說明，乃是政治的改革運動，還是非常的遲慢。表現在另一方面的，是由於戰爭的長期性，戰爭的艱苦性，某些社會階層的少數份子，開始新的動搖，這動搖是極其本質的。特別是一些投靠國際（主要是英美）資本而生活的人們，開始了「光榮」的動搖，具體的事實，即所謂光榮和平的透露，配合着國際陰謀家的「勸和」。長沙保衛戰的勝利，使這危機稍為好轉，但危機還是潛伏着。在政治方面，新的進步要求是提高了（如第四屆國參會的諸決議）。另一方面却有許多倒退和腐敗的現象，殘存的封建頑固勢力，及部份的反動份子，在此一過渡時期，最後掙扎似的採取了它的新攻勢，如反共，摩擦，損害團結力量，阻礙政治進步，等等。這一切矛盾的現象，根源於國內主要階層之間關係的變動和發展而來的，這是極其本質的現象。

現實形勢比前有了更複雜，更錯綜，更深刻的發展。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戰爭底政治路線，（在藝術的

領域說是關係創作路線)我們現實的本質的傾向,就容易被迷混起來,正猶如在無限複雜錯綜地發展着的國際新局勢下面,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當前,一些人沒有深刻認識國際現象的本質,在第二國際政黨的欺騙宣傳影響下——被迷混起來了。

這種形態的現實,無論是國際的,國內的,都容易使人惶惑。

假如哲學家及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是用原理,數字,從諸現象中探求社會的本質,揭露其本質,使「科學上的現實,比現實那東西還更酷似的現實。」(柏林斯基語)那麼,今天我們的藝術家,作家的任務,便是從複雜錯綜的諸矛盾現象中,用深刻的突出的形象,表現生活的本質,從作品人物揭示其社會的基礎,暴露其階級的本質,才能使反映在藝術文學上的現實,比原來的東西更酷似的現實。

要在實質上結束目前抗戰的這一過渡時期——戰略的退却階段與戰略的相持階段(即準備反攻的時期)之間的過渡時期,藝術家與作家的嚴重工作,便是把呈現在此一時期的現實諸形態,作個深入的本質的認識和暴露,將現實的發展推向前去。

作為人民的眼耳口鼻的作家,倘若不在此時對整個生活更進一步的估計,對隱藏於萬象之裏層的本質不作社會科學的深入的認識,是要惶惑迷亂而減弱其藝術的戰鬥機能吧!因此,在目前階段,提出作家之再教育的問題,不是無益的。

## 二 概念化底克服與批判工作的開展

首先，我們要指出的，是目前文化領域的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此即對現實認識的概念化。這現象是相當嚴重的。幾乎許多地方的工作者，都或重或輕的犯了這種不應久存的錯誤；他們對抗戰的發展，對每一現實事件的看法，由於概念化在腦海中作祟，結果，停留於形勢發展的後頭。

譬如說，有許多人對於政治上的退步現象，某些地方國共兩黨的磨擦事件，感到無可如何。他們對於此等現象，不敢作正面的嚴正批判，而只空喊「抗戰建國」不在實際的工作上（這裏包括對現實加強批判與及理論上的合法鬥爭），去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抗戰建國偉業的完成，首須靠各黨各派特別國共兩黨的團結，及政治上不間斷的進步。我們倘若不積極的從事於政治退步，黨派磨擦，頑固份子之反共活動及和平妥協的陰謀活動等現象之批判的工作，則所謂「抗戰建國」還是非常空洞的東西。換句話說，對於抗戰建國這一全人民事業的了解，還是非常概念的。概念化這種認識上的傾向，目前是很普遍的，它窒礙了人們對現實之更本質的把握。他們對於上述問題的處理，開始時便沒有從產生這些現象之社會階級的基礎上着手，亦不從各個階級的本質上及其間的關係上去分析，結果碰到政治上的退步現象，便表示莫名其妙的驚異，（呀！不是抗戰愈持久，政治愈進步嗎？為什麼現在有些地方又退步起來？呀！國共兩黨不是精誠合作了嗎？為什麼現在又還有人要反共？）另一方面，便是搖頭嘆息，迷失了方向，減弱了信心。有些先生們對此現象，表示了他的無可如何的態度：「不要這樣磨擦吧，」他們對現實，就僅僅作這些微弱的呼喚。除此之外，再沒其他更有力的表示了。

其實，你不去和他磨擦，（實際上人們並沒有向某些當局磨擦）他也還要向你磨擦的。而且，某些偏

執份子，正在有計劃的鼓勵磨擦，所謂「防止異黨」這小冊子不是很明白的告訴了嗎？而畏懼磨擦，不對此種不應有的磨擦，加以嚴正的批判，其結果是不能想像的。倘若我們從中國社會的性質，各個階級的本質及其關係上去認識這些政治上的現象，那我們就不會祇有徒然的驚異。真理告訴我們，只有我們堅定政治鬥爭的方針，了解社會的全般情況，進入於現實底諸矛盾中去克服這些現象。畏懼磨擦，逃避必要的批判，不是對現實的推展有實際幫助的人。如果只對現實內部的諸矛盾現象瞠目，不從矛盾中去尋求出路，並非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何況我們今天的形勢，除了國內社會階級的矛盾之外，還有超越這些矛盾的最大的矛盾——日寇法西斯對全民族的矛盾呢？

認識上的概念化，與創作活動是有深刻的影響的，這傾向在文藝運動方面說，是不能不及時警惕與克服的。尤其是當目前這複雜錯綜的現實生活裏，這現象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危險。

在漫畫界，概念化公式化的現象也還存在的，譬如關於暴露敵人，空襲我們非武裝城市慘狀的漫畫，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飛機在天空亂飛炸彈顆顆滾下來，房屋倒塌，血肉橫飛，場面已單調而又流於公式。而關於游擊隊的漫畫，則大多數拿了一枝槍，在山崗的某個角落或就躲在樹枝後面，作個出擊的姿勢。能夠從多種角度來反映空襲的慘狀，能夠多方面的表現游擊隊的戰鬥生活的漫畫，是不多的。這種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主要的由於作家對實際生活的不深入的結果。

認識上的概念化的另一結果，是作家跑到了危險的路去。譬如在本年九月間香港一家進步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幅攻擊蘇聯的漫畫，作者是張光宇，上面畫着一個帶着星帽章的好滑軍人，身邊擁着一大堆

煤石油、鐵之類的東西，有好幾張定貨單向這個抽着大雪茄烟的好滑軍人（作者的意思大概拿來代表斯達林吧）遞過來，題目是左右逢源。這畫的出現主要的是作者對複雜激變的國際現實，缺乏本質的認識，是由過去了的所謂「民主國家的反侵略陣線」這一缺乏本質的認識的舊概念之下產生出來的。作者沒有從本質上去認識八月廿三在莫斯科簽訂的德蘇不侵協定，更沒有了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四個要點的统一性，更沒有了解英法二國所謂「反侵略」的真正本質怎樣，而相反的，認為目前的戰爭是真正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於是，作其便帶着敵意的諷刺完成了這幅攻擊蘇聯的傑作，這恰巧中了第二國際政黨的宣傳的迷惑。這畫在某些國家反蘇陰謀破產後對蘇聯帶着不可忍容的氣憤下，在今日國際間某些反動勢力正進行着有計劃的污蔑中傷蘇聯的宣傳下，是怎樣地盡了它的作用呀！這畫對於我們的抗戰有無關係呢？有的。作者放棄了自己國家真正反侵略的立場，而站在國際反動派的立場從事這畫的製作，是十分可惜的。在這裏，就說明了一個藝術家，對現實的認識，對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是怎樣重要的了。無疑的，作者是被複雜形態的現實，所迷惑乃至走到危險傾向去的一個。

而我們的文藝界，在反映現實的大量作品裏頭，概念化的傾向，也是頗普遍的，許多作品反映出來的現實，大都是單純的，平板的，概念的。能够具體反映暴露現實的諸方面及其本質的製作，還是不多的。對於現實的分析，是表面的，僅僅抓住現實的一面，而強調起來，其他現實的諸側面則有意無意的將之割裂開來，這現象在抗戰的初期，特別普遍。

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文藝陣地三卷四期刊載有麟的報告，火焰下的一天，這一作品，把抗戰中勞



動大眾在後方流清汗，堅強英勇地支持前方流血戰鬥的活生生的形象，揭示給讀者，這篇作品對於描寫機器與熔爐的活動，非常活潑，逼真，有力，這給我們有了這樣一個說明：只有作者對實際生活的實踐，才能產生這種作品。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報告文學。然而，在現實之認識的觀點上來看，這篇作品也有着毛病的。固然，報告的本身局限了對現實的全般的描寫，我們不能過於苛刻的要求。然而，一篇最好的報告文學，對於現實能作一較深刻的反映，我想，我是有權利與必要來和作者討論的。火焰下的一天，是描寫一個兵工廠工人的生產突擊運動的故事。由於幾個進步工人起了工作上的模範作用，使鋼的生產量增加了，但這幾個工人却招致了廠內其他工友的嫉恨：

「好哇，這一下馬屁拍上了，還怕下月不加錢嗎？」

然而，工人爲什麼會有這種嫉恨呢？它的社會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呢？作者沒有加以必要的（即使如簡短的）說明。而相反的，作者把現實單純的美化了，好像沒有其他歷史的缺憾似的。這樣的來用浪漫的浪漫主義格調誇張了現實的一面，不是完全好的。因爲這樣會使讀者對我們這個半殖民地底半封建國家，還存在着階級的矛盾的工廠裏面的實際情況的了解，變成單純化。對現實的把握，就會走到一個偏向去。

革命的浪漫主義，站在現實的前頭，站在現實底更高階段來描寫和表現現實，這對於推動現實的發展，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它必須是立足於現實的實際情況，正確而深刻的認識和把握現實裏面的諸因素，然後來強調現實的進步的一面，才能起其更大的意義吧！

所以在文藝領域內，認識上的概念化的克服，將是現階段作家對於其事業之更進一步的進，就有着重大意義的。

其次，目前文藝作品中，像張天翼的「華威先生」，黃藥眠的「陳國瑞先生的一羣」(見抗戰文藝) 易丹的「遷廠」(見文藝陣地三卷七期) 及最近看到荆有麟的報告「第十三分廠」(抗戰文藝三八——九期合刊) 等對於現實的落後部份的批判的作品，還是不多。尤其是對於政治上不良傾向的批判，做得很少。有的人，至今還在畏懼批判，以為一批判就會惹起統一戰線的分裂，縮着頭，沉寂，或者就做好好先生。這觀念的錯誤性，在目前複雜激變的現實情況下，特別是嚴重的。

展示在我們面前的今天的現實，它的特點是：一方面敵人更加困難了，我們的抗戰更能堅定下去了；但另一方面敵人的陰謀詭計正在層出不窮，國內一部份落後，腐敗，反動，頑固的傾向，也特別活躍起來，文藝工作者的基本任務是，本質的地反映現實，變革和創造更高的現實，加強對落後部份的批判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朝着正確的方向，不間斷的發展下去。

### 三 問題的歸結

對於現實認識上的概念化及其所產生的諸傾向的克服，及加強對黑暗面的批判工作，是今天文藝運動上的重要問題。這問題的歸結，還落到作家的再教育問題。現提供幾點原則的意見，作為本文的結尾：所謂作家的再教育，不是等於說作家應回到書堆裏去，而是說：一，在既有的實踐成果上，作更進一步的學

習。二，每一個抗戰作家，對於現實的看法，應根據科學的正確論點，具體的全般的認識現實諸因素，必須警惕的嚴密的分別那些因素是有害的，怎樣去和它鬥爭，怎樣去克服它？那些因素是進步的？怎樣去鞏固它，怎樣去生長它？那些是現實發展的主導傾向？怎樣去撥開蒙混此一主導傾向的諸矛盾現象，假之明澈的顯現出來，怎樣去為發展現實之主導傾向而強化實際的鬥爭？三，每個革命的作家，當觀察每一現實事件，特別是觀察目前階段的現實諸形態時，不祇不應脫離唯物史觀的觀點，尤須加強此一觀點。否則，就會墮入五里霧中，迷亂了方向，失却了信心，而讓現實的潮，淹沒自己，嘲弄自己。或者就變成落在現實後頭只好乾叫的追隨着；或者就走上了俄國的民粹派作家乃至目前第二國際政黨的路去。四，「現實是不完整的，必須加工發掘和改造。」這道理是淺易的。但今天的再教育工作，要求了我們的作家，不祇是瞭解道理，而更重要的乃是要求作家把這道理和面對着的實際問題來處理。這就要作家一方面克服對現實疑懼，無條件的順受，迷惑，害怕及麻木不仁的狀態；一方面加強對現實的批判，堅決的和反動逆流作鬥爭。五，多方面的參加實踐生活，向現實的叢林深進，豐富作家的生活，吸收更充分的創作資源，提煉更多的現實底金粒出來。最後，六，我覺得展開一個文藝上的社會科學運動，也是非常迫切的。

戴望舒先生赠

---

文 生 叢 刊 第 一 輯

# 最 初 的 勝 利

廿 九 年 一 月 初 版

編 輯 者 · 文 藝 生 活 社

出 版 者 · 文 藝 生 活 社

經 售 處 ·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叢 刊 輯 卷 · 文 藝 生 活 叢 刊 第 一 輯

定 價 · 國 幣 四 角 五 分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翻 印

---

82